

【彪郊/发郊/All郊】弦外人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20226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202261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Chong Yingbiao/Yin Jiao , 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, Chong Yingbiao/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/Everyone , Yin Jiao/Everyone
Character:	Chong Yingbiao 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, King Wu of Zhou Ji Fa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29 Words: 39,039 Chapters: 14/14

【彪郊/发郊/All郊】弦外人

by [Kmariana](#)

Summary

他低头瞥开眼睛，没看崇应彪，连滚字都懒得说，一张倨傲的脸，抿起的唇有着被人折辱过的影子。

崇应彪掰起他的下巴，对他说：“怎么不看我？太子殿下，您一向自诩高贵，现在沦为阶下囚，还能那么傲慢吗？”

殷郊一言不发，瞪着他，看他的神情如同看一只狗和反贼，更激发他心中怒火，他隐约能感受到手上持有万斤重鼎，沉重不堪，异样的痛苦和不屑多重交织。他抬起手，手指带着风落下去，要在那个人脸上留下一份烙印。

Chapter 1

崇应彪从北域来，那个地方比较干燥寒冷，也没什么粮食种植，以游牧居多。黄绿相见的草原上，放眼望去一片牛羊，空气中满是风沙的味道。崇应彪虽然身份高贵，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和一只畜生没有多大区别，他爹会对畜生呼来喝去，也会对他呼来喝去，唯一不同，是他不用被宰了吃掉。十二岁那年，一件事发生了，从此改变了他的认知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畜生。

他十二岁那年，朝歌传下一道命令，要让北伯侯，也就是他爹从他的儿子选一个过去做人质。他爹当时说的很明确：“这就是要我把我一个儿子的头取下来给他送过去。”

作为最不受他爹宠爱的儿子，崇应彪义不容辞，他爹更没有说什么“儿啊你受苦了”之类的狗屁话，毕竟在他爹眼里，崇应彪就是为他死了也是理所当然，毕竟他是爹，崇应彪是他儿子。父生子，天然有挟持利用的权力。

崇应彪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又心怀壮志地去了朝歌，他没有哭得满脸泪水，而是紧紧抓着从家里带来的一只匕首，在皮肤上都印上了花纹的印迹。在路上，他确立了两个基本认知：第一，他爹要送他去死，从今以后基本不算是他爹了；第二，他一定要在朝歌混出一个人样来，毕竟北伯侯眼瞅着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。

崇应彪就这样来到了朝歌，然后遇到了据说要带领他们的男人，殷寿。殷寿非常高大魁梧，很有王气，但是崇应彪听说殷寿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，因为他爹帝乙偏爱他的大儿子殷启，殷寿这个倒霉催的小儿子四处打仗，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，不过他依然是殷商顶天立地的武士。崇应彪对此展开了深刻的共情，并且觉得自己应该向此人学习，百折不挠，成为举世闻名的大英雄。崇应彪很尊敬他，下意识地想要表现得出挑，以此获得殷寿的青睐。

但在质子团当中，显然不止他一个人想要得到殷寿的青睐，崇应彪很快发现一个来自西岐的小伙子比他还要出头，并且——崇应彪很不愿意承认——他的能力的确差不到哪里去。崇应彪很看不起这个身上有着大粪味的叫姬发的人，他决定打压打压姬发，于是每次姬发想要射箭啊，比武的时候，姬发要做到十分，他就要做到十一分，他就是要告诉质子团里所有人，他比姬发好。

姬发把他当神经病看，懒得理他，不过他无法抽身事外。年轻的小伙子火气旺盛，挑拨一两下就能互相打起来。原本只是小打小闹，在日益的矛盾催化下，变成大打大闹，甚至惊动了殷寿。

殷寿本来喜欢在质子团中搞均衡政策，有出挑的人最好，但是不能是一个，两个才能划分阵地，既能养蛊一样促使彼此相互进步，又能分化质子团的一致性，但是他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闹到了这种地步，于是拿起鞭子处罚了这两个人。

殷寿斥责道：“训练了你们这么久，还这么没规矩，成什么样子？”

两个人跪在他面前，身上都是鞭痕，抖得不行了，还是挺着脊背，谁也不服谁。

殷寿冰冷着一张脸道：“之后有个人要来质子团和你们一起训练，我不希望到时候你们还是这种样子。”

有人来？是谁？还有质子没过来？

崇应彪脑子里闪现出了这样几个念头，随即就领了殷寿的命令，表示不会再和对方争斗了。保证间，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崇应彪的眼神道我之后一定要弄死你，姬发的眼神一片冷漠。

殷寿领着一个人来见他们，他说这个人是他的儿子，殷郊，之后会和他们一起练武。

崇应彪抬起眼打量殷郊，他比他们小一点，生得修正高挑，面目称得上俊美，挽着头发，是武士的样子。那个时候的殷郊还没有生出后来的肌肉，有点不禁风吹雨打的精贵。

崇应彪在一年前的年宴上就见过他。当时，质子团一起为大王献舞，那时候殷郊就坐在他父亲母亲旁边，披散着头发，眉心一颗痣。他穿着花纹精美的白衣，有种漂亮的贵气。崇应彪当时举着盾从他身边转过，心想自己做质子做得凄苦，没想到还有同龄人活得这么舒服自在，顿时间出现一种恶犬想要将金童咬死的心态，还好他没疯掉，只是敢想一想。

他们的舞让大王很高兴，让侍者给他们发金饼做嘉奖。质子们像一堆鹤鹑一样挤在那里的時候，殷郊上前，在大殿上捧出古琴，为大王奏乐。崇应彪难得没什么争荣夸耀的心思，落在人群后面，看着那高贵的小童抚琴。他的手指按在琴弦上，样子很优美漂亮。崇应彪心态复杂，一个词形容，是又嫉又恨。他想，这就是殷商王室之子，他还在牛羊堆扑腾的时候，他还在质子团舞刀弄剑的时候，殷郊在弹一手好曲子。崇应彪内心闪现出一句晦气话。

帝乙对他的孙子这手好曲艺很满意，乐呵呵地也让他去抓金饼，能抓多少抓多少。殷郊这厮跟一只高高在上的鹤一样走进了他们这群鹤鹑堆里。质子们很有眼色，纷纷给这位贵人让路，只有姜文焕，身为他的亲戚，带着他一路走到了那盘金饼面前，小声指点他怎么抓能抓到最多。殷郊非常高风亮节，或者说不屑和他们争金饼，只拿了一个就离开了。而崇应彪看着殷郊离开的背影，突然想到他来到朝歌之前，他的一位兄弟调侃他，要是朝歌有一位公主，他能娶到便能发达了。然而朝歌并没有公主，只有一个公子，只不过他转过身的时候，那一头长发看起来颇有点公主的神韵。

话题转回来。崇应彪脑海中，过去和现在相互照应着，他的目光落在那双手上，这么一双弄琴的手，怎么能拿起武器？

殷郊表现得果然废物，虽然意志坚强，但是毕竟没怎么训练，贸然跟上质子团一起练武，没多久就要累瘫下来，姜文焕想去给他取丝巾擦擦汗，却被殷寿冷冷地禁止了。

“你要是身子娇贵，受不起训练，就赶快回去，别留下来拖后腿。”殷寿对他儿子这么说，他的神态甚至比对他们这群质子还冷。

殷郊低着头，脸上一片赤红，崇应彪险些以为他要哭出来，心中生出点看不起的意思。但是殷郊咬着牙又撑起身子，站起来，重新拿起戟，跟着他们进行训练。训练中止后，殷寿没有半点想和他儿子交流的样子，扭头回到了营中。

有了殷郊，崇应彪明显能感觉到大家的态度都变得不安起来，既想靠近，又觉得身份不合适，姜文焕被殷寿下了训练期间不准和殷郊说话的禁令，只能守在一旁，眼巴巴地看着。崇应彪动用自己的智慧思考了一下，打算上前——无论如何，和这个人打好交道总是好的。但是有人先他一步上前，那是姬发。

崇应彪的心冷了下来，看着姬发拍了拍殷郊，用那张农夫特有的朴实笑容，告诉这位如何握戟更方便一点。崇应彪不由想到，那天没去抢金饼，而是看殷郊抚琴的，除了他，还有姬发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只会献殷勤。”

殷郊和姬发都转过头看他，姬发笑容一点点冷了下来，他说：“你自己在那袖手旁观，别人做点什么你倒是不满意？”

崇应彪假笑道：“哪里是不满意，只是看不惯有的人假惺惺罢了。”

“在你眼里好像什么都是假惺惺的，那你真一个给大家看？”姬发上前一步，却被殷郊拉住

了手腕。

“我倒不介意真一把，你这农夫敢吗？”崇应彪上前，也被人拉住了。

其他人也在劝架，都让他们想想之前殷寿说的话，本来就挨了一顿鞭子，还想再挨一顿吗。

殷寿从营中，面色不虞，显然将他们刚刚发生的动静听得清楚。

“我刚刚教导过你们，你们就违背禁令，简直是丢尽了殷商勇士的脸面。”殷寿皱着眉，手里拿着一只鞭子，可那只鞭子最终并没有落在他们身上。

殷寿给了他们一个命令：“你们这么喜欢争斗，我偏要你们学会合作，第一个要做的事，你们去教会殷郊学会骑马。”

这简直是一个烫手山芋，但是崇应彪硬着头皮，也只得应了。

Chapter 2

在崇应彪眼中，骑马简直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。

在他看来，殷郊够笨的，连骑马都要人教。他耐着性子想要教这个小公子怎么上马，没想到殷郊根本不听他的话，冷冷抛下了一句“不用”，就牵着自己的马走远了。他不会骑马，倒是很会找草，揪着一束喂给自己的马，那只棕红色白斑马吃得津津有味。

崇应彪明白，这个娇贵的王室子弟恐怕已经对姬发颇有好感了，所以讨厌找姬发碴的他。崇应彪在内心冷笑两声，故意往殷郊眼里钻，牵着自己的黑马走到殷郊旁边，抢棕马的草吃。殷郊看了他一眼，又要带着自己的马走得更远一点，但是棕马和黑马抢草抢急了眼，不愿离开，殷郊只能在一旁等待。

崇应彪冷眼旁观，等草吃得差不多，问道：“现在上马？”

殷郊没理他，看向他身后，开口道：“姬发！”

崇应彪向后一看，姬发骑着他的白马跑过来，腰间挂着一只水壶，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姬发短暂地消失了。

姬发骑马到殷郊身边，把那只水壶递给了殷郊，他说：“以防你之后口渴。”

殷郊接过水壶，他将那水壶挂在自己腰间，却笑道：“我还没那么娇贵。”

崇应彪在一旁看得暗翻白眼，心想姬发简直是把殷郊当作女人伺候，看到殷郊居然吃这一套，更加瞧不起他，这个贵公子习惯别人讨好他，注定是不能成为一个勇士的。在他看来，殷郊只是为了博得他父亲的注意和赞赏，一时兴起参加训练，没几天就会回王宫了。崇应彪出言讥讽道：“对啊，姬发，你没必要这么上赶着。”

姬发回过头，瞪了他一眼，不过他没有说话，压抑下去了怒火，之前殷寿的话语他还尚且谨记，不愿闹出什么岔子。

倒是殷郊替姬发开口了，他皱着眉瞧了崇应彪一眼，随即看向姬发：“你这么做，我很高兴。”

崇应彪碰了一鼻子灰，慢悠悠骑着马，落在最后面，身前那对人正甜甜蜜蜜，亲亲热热。姬发护在殷郊身边，帮他牵着马绳，让殷郊学会和马相处。崇应彪心想，好一对亲密的师徒！又倍感晦气：这么教，这么学，要学到天荒地老去，他陪在这里，不过是浪费时间。但是他又不能一走了之——殷寿可是指明了要他和姬发一起教的。

为此，崇应彪内心的无名之火越来越旺盛。

姬发让殷郊自己牵着马绳，随即离得同殷郊远了一些，殷郊往他这边看了一眼，他笑道：“没事的，尽管骑就好了，我在你旁边，有什么事都会摆平的。”

崇应彪冷眼看着听着，姬发最后那句话让他更觉得火大，他驱马上前几步，走到了殷郊旁边。殷郊天赋不错，只不过在生长于北地的崇应彪眼中，不敢初学就策马狂奔的都是孬种。他看到殷郊完全不理他，只是请教姬发怎么驱马，更加恼怒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雄心豹子胆，扬起马鞭，催在殷郊的马上，一手夺过他手上的马绳，大声说了句“驾！”

殷郊身下的那只马受此驱动，立刻条件反射一般狂奔起来，崇应彪随即策马上前。

姬发显然反应不及，只听到他在后面喊：“崇应彪！”

崇应彪把他的当屁放，完全没理，只是驱使着两只马往前冲去，有点跑进落日尽头的架势。他本来就相较姬发更擅马术，因此虽然姬发紧跟而上，却还是被他甩在身后。殷郊显然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大胆的人，面上全是恼怒之色。

“崇应彪，你疯了！”

他在颠簸中紧紧牵着马绳，试图将马停下来，可是马早就在崇应彪的鼓动下跑欢了。

崇应彪看着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的殷郊，忍不住心念移动，对他低声道：“你要是求我一句，我就帮你把马停下来。”

殷郊回过头，在风中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只有一个字：“滚”，可惜这从小在王宫中长大的公子也不懂什么叫脏话，口头上只憋出了一句：“你休想。”

崇应彪倒是对这个公子有了几分钦佩之情——他还是有点骨气的。看着殷郊被颠得面色惨白，连束好的发髻都散落下来，崇应彪突然改了心念——再闹下去，说不定他的小命就不保了。他靠近殷郊的马，翻身坐在殷郊身后，任由自己的马狂奔而去。他紧紧搂着殷郊，抓着殷郊的手握住了马绳，让马慢下来。

姬发来到了他们身边，对他怒声道：“崇应彪，你赶紧停下来。”

崇应彪不屑地看了一眼姬发，他的唇落在殷郊耳边，道：“你看到了吗？马应该是这么骑的。”

殷郊咬着牙，不说话，只是收紧了马绳，马逐渐停了下来。

崇应彪下了马，吹了一句口哨，他的黑马闻声赶来，走到崇应彪身边，温柔地蹭他的脸。崇应彪一边抚着黑马，一边往一旁看去，姬发牵着自己的马，扶着殷郊下马，为他挽起了头发。殷郊面色发白，只是任由姬发动作。

姬发察觉到了他投过来的目光，冷声道：“今天的事，我会告诉主帅。”

崇应彪的动作停了一秒，内心和冷水浸过一样，他刚想开口道那你就去呗，没想到殷郊先他一步开口了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殷郊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还残留着些许恼怒，不过出乎他的意料，并没有多少厌恶，随即殷郊又对姬发摇了摇头。

崇应彪心念一动。

他想，殷郊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骄傲到不愿意向别人认输，也不愿意向自己的父亲示弱。

殷郊举起水壶，喝了几口，他说：“继续骑马吧。”

姬发有点担忧，不过并没有多说，陪着殷郊上了马。这一次他比刚刚警觉多了，时不时就会回头看一眼崇应彪有没有妄动。

崇应彪经过那么一闹，倒是没了其他心思，只是看着殷郊骑在马上的背影，挺拔修正。他想到刚刚在殷郊耳畔低语，鼻尖擦过殷郊散落下来的发丝，上面有很淡的桂花油的香味。

随即他看到姬发上了殷郊的马，从背后抱着殷郊，再一次跑远了。望着那视线尽头的一个小点，崇应彪的心情低落了下来。他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。

殷郊学骑马学得很快，不到三天就已经学会了驭马，可以骑着马跑上很远。哪怕是崇应彪

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贵公子比他想象中更有天赋和毅力。他不用再去教殷郊骑马了。但是姬发还是会和殷郊骑马，听其他质子说，殷郊似乎和姬发成了朋友。

他为这句话感到莫名的恼怒，又感觉到不屑，殷郊只是找一个好用的随从而已，而姬发最擅长拍马屁，伺候得殷郊无微不至，哪里算的上朋友。

更何况，更何况。崇应彪心想，骑马骑得更好的是他，这一点，殷郊应该心知肚明，他要真是真的想做一个勇士，想要和他们这群质子交朋友，难道不应该和更出色的他交往吗？

那日骑马的盛况，显然被崇应彪抛到脑后去了，在他的脑海里，实力比一切都重要，我胜过了你，那么我就是征服了你，我有赢得一切的权力。所以，他对于殷郊和姬发的交往嗤之以鼻。

崇应彪对姜文焕说：“这么看，殷郊对待姬发可是比对你亲近多了。”

他没有察觉到自己说这话的时候酸溜溜的，但是姜文焕显然也并不在意，他说：“姬发很好，殷郊也很好，他们俩投契也是理所当然。”

崇应彪真不明白姜文焕怎么能这么坦然，他只能在心中归由为姜文焕没有什么大志向，烂泥扶不上墙——毕竟，要是他同殷郊是亲戚，是一定会把他哄到手里，而不是让别人跟他玩得更好的。

他冷眼看姬发同殷郊出双入对，心想，等着吧，殷郊受不了苦回到王宫后，你们就没这么亲密了。

可是殷郊显然很坚强，他在质子营当中从春天呆到了冬天，和他们一同训练，接受殷寿训斥，他那原本抚琴的手磨出了无数血泡，又逐渐结茧，身量拉长，生出肌肉。他看起来完全不像是那个格格不入的贵公子了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勇士，漂亮的眉眼渲染上了肃杀和坚定，舞得出一手好剑，骑得博得喝彩的好马。

崇应彪很明显地看出，周围质子同殷郊的关系有了变化。尽管殷郊还是那么可恶的有着一分贵气的倨傲，可是他们都打心底认可了这位殷商王子。尽管他的发间还有着王宫中上好的桂花油气息，每晚都回到王宫，同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，可是那些质子都已经十足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勇士了。

崇应彪心想，真蠢啊，他可和我们不一样。

他这么想的时候，殷郊正在殷寿面前，演示自己刚学会的剑术。殷寿难得露出一丝微笑，看着殷郊，很是欣慰的模样。而殷郊面对着他父亲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渴望被摸摸头的小兽。

崇应彪心想，人家是殷商的主人之一，是大英雄殷寿的儿子，是被母亲悉心照顾的王子。

和他们这群寄人篱下的质子没有一点关系。

Chapter 3

崇应彪待在质子团的第三年，一切似乎有了很大变化，又似乎没有变化。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，打闹，出征。血和性命从砒霜般的噩梦，变成了可以夸耀的资本，他们常常会对比杀了几个人。手上沾的人命越多，越能彰显自身的能耐，敌人的血就仿若美酒，甘甜动人。

崇应彪不是质子团中最具有炫耀资本的人，那个人，是殷郊。

在崇应彪同鄂顺他们吹嘘比较自己手上的人命时，殷郊总是在一旁一言不发，不过即使如此，大家也明白，殷郊是杀敌最多的那个人。

第一次出征，历数摘下的人头，发现殷郊所得最多时，崇应彪还尚且处于震惊当中。殷郊的武力的确出挑，可在崇应彪眼中，殷郊一直是那个被他搂住，伏在马背上无法动弹的王子，他还以为是姬发将自己的人头分给了殷郊，可事实上并没有。殷郊早就成为了质子团当中最出色的战士。

殷寿对殷郊的成果很满意，他拍着殷郊的肩膀，说：“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殷商勇士。”

崇应彪遥遥看着，看着那个已经比所有人都高挑的背影，他具有他想要的一切，高贵的身份，出色的能力，仁慈美丽的母亲，大英雄一样的父亲……

他曾经以为手上沾满血，就可以碰到殷郊与生俱来的一抹衣裾，可殷郊连手上的血也能比他们所有人都多。其他质子因此更加敬他，爱他，他却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妒忌。曾经他也妒忌，可那样的妒忌总是高高在上，带着点怜悯的审视，现如今，这样的妒忌却变成了一池熊熊烈火，殷郊居于高台上，冷眼旁观，丝毫不沾。

他多么想把殷郊从那高高在上的地方拉下来，让他感受被烈火焚身是多么痛苦。可他不能，殷郊是殷商的王子，而他只是一个质子，他有什么资本去报复殷郊？

他似乎注定是无法比上殷郊，和殷郊并肩而行。他听说过那个传说，姜王妃生殷郊时，梦见天降玄鸟入怀。玄鸟，哪里会有缺点呢？

他难以遏制自己内心的酸涩，却又不得不遏制，将殷郊捧为不可触及的神像，才能让他的不甘平复一些。

崇应彪看着殷郊，又将目光瞥向一旁的姬发，总是与殷郊同出同行，已然成为殷郊身边最近的人。他想到一个月前的出征，一道剑将要落在殷郊身上，姬发骑马上前，挥剑不及，要用自己的身躯去挡，那时，他就在殷郊身旁，最终还是他抬起剑，承受住这一击。可是殷郊慌张去问有没有事时，还是先问的姬发。

有时候，崇应彪认为自己已经竭力了，可是他想要的很多东西，还是得不到。

可在这样的酸涩当中，崇应彪没有想到，他将很快明白这只高高在上的玄鸟到底有何处不堪。

那是一个深夜，他在质子营当中惊醒，辗转反侧也不得入睡，只得逼着自己闭上眼假寐。在一片沉睡的呼吸声中，他突然感受到有人起了身，穿上了衣服，随即走出了营帐。

崇应彪紧跟着睁开眼，他往那群睡着的人当中望去，在一片昏暗当中，发现姬发已经不见了身影。

崇应彪起身，穿上了衣服，也走出了营帐。

姬发步履匆匆，但是并不慌乱，似乎早就在心中打好了底应该前往何处。最终，崇应彪也跟着停在了一处放着粮草的营帐后。崇应彪心中的疑虑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他在影影绰绰中，看到了殷郊。殷郊披散着头发，只在身后松松地挽着，穿着单薄的中衣，突然目及，恍惚中还会以为他还是几年前那个只通乐律的贵公子。

崇应彪的心脏突然狂跳起来，他不是不知道姬发同殷郊关系亲近，可是，在这么一个深夜，他们相会又是为了什么？

姬发走上前，从背后抱住了殷郊，以一种极其亲昵的姿态将自己的头埋在了殷郊颈间，他低语道：“等我等的久吗？”

殷郊抬起手，解开了姬发对他的禁锢，殷郊转过身，眯起眼看姬发，就在崇应彪以为他要斥责姬发的时候，殷郊上前，一个吻，消融在了两个人之间。

崇应彪原本平复下来的心跳又紧密急促起来。他看到殷郊分开了这个吻，他仿佛是咬了姬发一口，因为姬发发出了一声叫痛的轻呼。殷郊道：“你还知道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但是殷郊显然没有恼怒，因为他是眉目含笑地说出这句话的。

姬发被这句话鼓动着，进一步上前，吻住了殷郊，那姿态明显熟稔极了，崇应彪陡地发现，恐怕早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殷郊已然和姬发在夜间相会了无数次。这个心念让他的胸口被拉扯的疼痛。他像是故意要把烈酒浇淋在自己伤口上一样，强行逼自己一动不动地看了下去。

殷郊被姬发推到了地上，手指抓着姬发后背的布料，承受着姬发的吻。姬发的手指淹没在了层层叠叠的衣料当中，不知道抓揉着哪里，只听得到殷郊粘腻的喘。他们俩亲昵得仿佛恨不得将彼此揉进骨头里。

姬发的吻一路滑落，落到下颌和脖颈，又是一阵深入，衣带散落下来，殷郊露出了上半身，光滑的肌理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细腻柔软。姬发修长的手抓住了那饱满的胸肉，揉捏刮抵，埋在殷郊胸前，不知道是行什么淫秽事，听得一阵令人面热的水声。

殷郊后仰着头，面上宛如一片醉色，被吻出殷红的唇半张不张着，发出动情的喘，只是任由姬发动作。他被弄到了兴处，便忍不住抖了抖，于是他肩上那缕柔顺冰冷的长发便随着动作滑落下去。他皱着眉道：“姬发，别、别玩了，赶紧进来——”

姬发抬起头，对他道：“你就这么忍不住吗？”

崇应彪几乎能想到姬发是哪种挑衅的表情。

殷郊明显是更加动情了点，他抓着姬发的衣领，垂下头继续去吻他，崇应彪听到他急促的喘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不想吗？”他挑起眉，眉眼中一片艳色，手伸下去，动作着，“怎么这么硬？”

姬发显然被引得动容，一边吻回去，一边分开殷郊的腿根，往前挺弄过去。崇应彪看不清细节，只能看到殷郊的肩膀耸动了一下，扬起脖颈，喉结起伏着，像是浮动不堪的欲望，他一边被禽，一边还在笑：“你可没有……上次有劲……”

姬发俯下身去咬他的脖颈，他抱着姬发越发往里捅，笑道：“现在有劲了吗？”

殷郊被禽得入了欲望顶点，胸膛起伏着，顾不上回答姬发的话，手指抬起试图塞进自己嘴里，堵一堵淫叫，可是又被姬发拉住了手腕，舔吻进口腔，只能朦胧发出一点抗议。

“阿郊，阿郊。”姬发这么叫他。他唤他的名字，又去咬他的耳根：“我让你爽吗？我让你快活吗？”

殷郊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张着嘴喘息，在快意当中匆匆点头，又抱住姬发的脖颈，向他继续讨吻。与往日的高傲全然不同，仿佛一只发了情的小兽，只需要一根阴茎就能让他全然归顺。崇应彪看着他那种淫荡的样子，几乎是着了魔，专注得眼睛一眨不眨，有那么几刻，他甚至恍惚压在殷郊身上的是自己。他感受到小腹的酸痛，阴茎已然在这种喘息和水声中勃起了。

姬发去蹭殷郊的脸，声音很低，“阿郊，我好喜欢你。”他一边这么说，一边贪得更加用力，殷郊被捅得泄了力，手往下掉落，被姬发握住了手腕，按在了脸侧。姬发目不转睛盯着他，问他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

殷郊在快感中听到了这句话，又是点头，被姬发一阵吻又亲了回来，像是奖励他一般。姬发又说：“你说出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喜欢你……”殷郊一边喘，一边说出这句告白的爱语，又像是更被这句话助起了几分快感，身体抖了起来，面色一片淫靡的潮红。

崇应彪在一旁看得难受，他不愿再看这一对有情人继续卿卿我我下去了，这一幕就像是烙铁一样，印在他的心脏上，让他疼痛。他困惑不解，不解于为什么姬发就这样得到了殷郊，他怎么能彻彻底底的占有了殷商的王子？但是与此同时，一种奇异的魔力席卷了他的全身，捕获了这样一个秘密，就仿佛捕获了一只让他日思夜寐的鸟，他将这个秘密握在手心，几乎能感受到一股生命的搏动，他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将这只鸟掐死——就像他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给殷寿，让他知道，他的儿子是怎么在一个男人身下承欢的。

这个想法几乎是同殷郊躺在男人身下的样子有着一样的诱惑力，让他不由自主兴奋得颤抖。

他匆匆离开了现场——只要他想，他随时可以去殷寿的营帐，让他看到那违背情理的一幕，然后，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毁掉姬发——毁掉殷郊。

在殷寿营帐门前，他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。他手指上的冷汗还完全未干。

一个声音对他说，去啊，殷郊从来都不将你放在眼里，他只在乎他的父亲，或许，现在还有姬发，现在让他最爱的父亲知道他的不堪，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难道不想看殷郊颓然垂败的痛苦模样吗？

崇应彪的手指依然抖着，他的内心在秘密当中来回颤抖。崇应彪望向天际，心想，他叫他阿郊，已经不知道是何等的亲密了。

崇应彪，你在妄想着些什么？

他的心尖突然又是一阵疼痛颤抖，他回忆起很久之前，他冒犯殷郊之后，殷郊看向他的眼神，带着一种恼怒不堪。而他告密之后，殷郊看向他的眼神，会带着厌恶吗？

他因为这个念头兴奋，也因为这个念头犹疑。

最终，他还是回到了质子营。躺于床铺之前，他向姬发的床榻看了一眼，上面空空如也，姬发还没有回来。

Chapter 4

崇应彪躺在床上，额头上泌出一点点冷汗，陡然睁开了眼，他的胸膛上下起伏着，好像吸进了一团郁气，随着胸腔浮动又一点点吐了出来。一个质子见状问他：“怎么，你做噩梦了吗？”

崇应彪坐起身，手指按着额头眉心，平复着那里的胀痛不安，过了好一阵，他才重新开口：“不是个噩梦。”

他梦到了殷郊。

不过，他梦到的并不是那个难以入眠的夜晚，而是更加——不堪难言。

他梦到殷郊，或者说年少的殷郊坐在自己面前，认输一般低下头去，任由发丝滑落下来，流淌在他的指尖。他漂亮的唇埋在他的掌间，吸吮着他的掌根，随即抬起眼睛看向他，那双眼睛带着纯净和贵气，漂亮得不像话，几乎让崇应彪看入了神。

他伸手去碰殷郊的脸，随即那张年少俊美的脸在他的掌间碎了，化成了一张更加冷硬出挑的面容，偎依在他的手中，面上带着隐约的红，眼睑垂下的瞬间有一种无声的顺从和青涩，不再是高高在上，不可逼近的。

而他的手就在那张尊贵的脸上滑落，一路向下——

崇应彪闭上眼，不愿再想。他内心的恼怒和愤懑更加浮现，现如今他做这样的梦，是因为什么再明显不过。

姬发和殷郊，这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

他看到殷郊和姬发走了过来，殷郊的行动倒是自如，仿佛那个跪在营帐后的那个人不是他，只是崇应彪做的一个虚幻的梦而已。

崇应彪心中冷笑，在训练过程中紧紧盯着两个人，往日他不愿意在这两个人交际的时候目光多做残留，此刻却发现原来他们早就暗中勾结，在殷寿的眼皮底下，他们倒是不敢有什么过度亲密的动作，不过在交汇之时，姬发会对殷郊挑起眉弯起唇，而殷郊会颌首笑着看回来，即使只是一刻，暧昧之意却已经游离。

训练中途，质子两两找人比拼摔跤。崇应彪难得地向殷郊走去，他紧紧盯着那张矜贵的脸，道：“不知道我今天可否和你一试？”

崇应彪的摔跤是全营当中最出挑的，但是他之前都鲜少同殷郊比拼，这种主动提出的对武更是少见，有几个质子看了过来，姬发更是投来了目光，他皱起眉，刚要开口，殷郊就对姬发摇了摇头。

殷郊抬起下颌，他说：“当然。”

殷郊曾经在他的手底下败过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胜回来，哪怕是在和男人睡过一觉的第二天，他也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实力。

两个人绑上了护甲，面对面站着，崇应彪看着殷郊，脑子里全是他昨晚被男人按在身下的面容，他露出一丝冷笑，这样的表情让殷郊明显有点狐疑，不过殷郊并没有开口询问。

他们俩互相绞住力，一个握着对方的手臂，一个抵着对方的膝盖，僵持了一会儿。殷郊的确实力有了很高的长进，抵着人的力道难以强行抵御，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他，眼中闪

动着志在必得的光。不过，崇应彪比他摔跤的经验更加丰富，他使了点巧劲，松了一只手，殷郊顿时失去重心，随即他一只脚勾上殷郊腿弯，将殷郊压在了地上。

周围响起了叫好声，崇应彪的小臂故意压上了殷郊的胸部，膝盖抵进了殷郊的腿根，殷郊不堪受重，又偏偏被压上了那些酸涩的点，闭着眼，没忍住发出一声喘息。其他人听不到，可崇应彪全然听到耳中，他看着殷郊闭着眼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感受到了小腹一阵酸麻，他心想：这就是姬发昨晚看到的表情？不，一定更加——

“你该起来了。”姬发去拽他的肩膀。殷郊也睁开了眼，鼻尖对上崇应彪的鼻尖，眼神一片坦然和冷漠，就像是从未将他放在眼中一般。

崇应彪无视了姬发抓住他肩膀的手，依然压在殷郊身上，他仔细打量这张皇亲贵胄的脸，漂亮，英俊，敛下眼睑的时候有点睥睨之色，他本该一直这么高高在上——起码在他眼中，可是怎么偏偏就将姬发看入了眼？

殷郊被他盯着，皱起了眉，他抬起手，试图将崇应彪推开，他说道：“你刚刚做得不错。”

崇应彪在姬发拉和殷郊的推中，站起了身，又眼睁睁看着姬发将殷郊拉了起来，他皱起眉，试图说些什么，却突然被一道掌声打断了。

殷郊先一步看过去，面色惊喜：“父亲。”随即又敛下眉眼，显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落败被殷寿看入了眼底。

殷寿没有理他，只是含笑道：“刚刚那场的比武很精彩。”

殷寿向崇应彪看过来，难得冲他点了点头，他走过来，拍了拍崇应彪的肩膀：“你，很不错。”

他全然没看一旁的殷郊，殷郊陡然通红了脸。

殷寿道：“之后，你去营中领赏。”

崇应彪连忙单膝跪下道谢，殷寿让他起来，又斜睨了殷郊一眼，他抬起手，握在殷郊的肩膀上：“殷郊，你就是这么练武的？”

殷郊低垂着眼睛，面色赤红：“父亲，我——”

“我不需要听见你找借口。”殷寿看了殷郊一眼，摇了摇头，一副失望之极的样子。他没有多停留，离开了。

一时间质子们都陷入了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才开始重新训练。

崇应彪看着姬发对殷郊低声说着什么——大概是安抚。他内心生起一种得意，和得意之下的焦躁，他得意于自己在所有人面前胜过了殷郊，甚至从殷寿那里抢夺过来了目光，让殷郊这个天之骄子也不得不为此失落不安，可是他又仿佛被这种得意下的一团火烤着，他多希望殷郊能过来向自己请教一下摔跤的技巧，可是他宁愿和那个西岐农夫呆在一起，也不愿意过来，哪怕是颐指气使地指责他一句。

崇应彪的指甲陷入了掌心，按得发白。他冷眼看着训练结束，殷郊匆匆离去，显然是去往他父亲的营帐——或许是请罪的，而姬发就在殷郊身后看他。

崇应彪感觉到一种无由来的不耐和恼怒冲上了头顶，他走过去，站在了姬发身后，轻飘飘地开口道：“怎么，为殷郊担心吗？”

姬发转过头，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中吐露的是关你什么事，不过他还是敷衍的“嗯”了一句。

一抹冷笑浮上崇应彪的唇角，他与姬发擦肩而过，轻声道：“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殷郊再怎么难受，不是也在你身下叫得欢吗？”

他的肩膀被一只手按住了，他回过头，心满意足地，看到姬发那张不敢相信，惊讶中又带着怒气的脸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崇应彪眯起眼：“你们做了什么，你自己不知道？”他靠近一步，低声道：“殷郊干起来舒服吗？”

他这句话还没落下，姬发就一脑门砸在了他的脸上，崇应彪感受到脸上一酸，一抹热血淌下来，他抽出剑：“你这个西岐农夫，反了天了——”

他们俩这次还没彻底动手就被双双压入了帐中——在殷寿的营前，不得造次。两个人都被按在了地上，跪在殷寿面前。

在进营帐时，崇应彪看到殷寿一只脚踩在了殷郊的肩膀上，将他踹倒在地，也不知道殷郊说了什么。见他们进来，殷寿侧过一点脸，目光仍然在殷郊身上：“他们做了什么？”

营前将士就将两个人的打斗说了，不过，因为两个人说话低，所以并没有听到他们因为什么起了口角。在将士汇报的过程中，姬发的眼睛就死死盯着他，生怕他将他俩的好事说出来。

殷寿皱起眉，目光在他们俩身上扫了扫：“通通杖责五十。”

殷郊抬起头，说了句：“父亲！”殷寿看了回去，他随即又低下了头，不再言语。

“你要是不满，就同他们一般杖责五十。”殷寿没有再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了。

“滚出去。”

他们去领杖责的时候，殷郊就陪在他们身边，为了谁，显而易见。五十鞭虽然不至于伤筋动骨，崇应彪咬牙承受了，对于西岐农夫的憎恨和恼怒更加旺盛——要不是姬发突然发疯，他怎么至于这样。

两个人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质子营，殷郊从他的营中拿来了上好的药，涂在了姬发背上。姬发见崇应彪目不转睛盯着他们，皱起眉：“你看什么？”

崇应彪被来自北地的质子涂抹膏药，见状冷笑道：“你怎么不知道我看什么？”

殷郊握住了姬发的手腕，皱眉开口道：“行了，少说两句。”他看似是向姬发开口，目光却是落向崇应彪，崇应彪就像是被烫了一下，不甘心地闭上了嘴。

殷郊在营中陪着姬发，似乎是担心他们再次争吵，直到他们看起来都睡着了，才离开了质子团的营帐。

可殷郊前脚刚走，后脚崇应彪就睁开了眼睛，他向姬发看去，姬发亦如是。

他们俩难得有了默契，走出了营帐，姬发面色苍白，难以启齿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，才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？”

崇应彪心中难得地畅快，他故意拿乔，看了姬发几眼，随即道：“我要你当着质子团所有人的面向我磕头请罪。”

“绝不可能。”姬发完全不假思索地开口。

他知道姬发绝不愿意这么做，崇应彪又假装思考了一下，说了第二个条件：“那么，我要同

殷郊睡一觉，我也想尝尝，他睡起来是什么滋味。”

他听着自己每一个疯狂的字句落地，而姬发的面色也随着他的话语，变得越发苍白起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姬发面上再次出现了恼怒之色，每一个字眼就像是从嘴里挤出来的。

崇应彪心满意足又充满恶意地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能同他睡得，我就睡不着他？姬发，若是殷郊不愿意，也没关系，你将他约出来，蒙住他的眼睛，他那么喜欢你，被伺候得舒服了，怎么还分得清身后的人是谁——”

姬发盯着他，拳头已经握紧，没等他说完就挥了过来，而崇应彪闪开，又提拳而上的瞬间，听到了身后一道声音。

“住手！”

Chapter 5

崇应彪转过头，对上了殷郊的眼睛，他握紧的拳头就那样悬浮着，像是一种可笑的标志，已经来不及收拢起来了，只能停在那里。

殷郊走了过来，手上尚且捧着一瓶药，看起来是给姬发送过来的。这一次，殷郊的目光终于只看向了他。不知道为何，这一点却让崇应彪的胸口疼了一下。他害怕殷郊听到了他说的话，又惟恐殷郊没有听到。

殷郊的面上一片愠怒，他快步走过来，看了一眼姬发，又看向崇应彪，冷声道：“你们不要命了？父亲刚刚惩罚了你们，又要打架？”

姬发紧紧握着手，开口道：“抱歉。”

崇应彪看着殷郊，目光中忍不住带上了审视，他禁不住地想男人束起的发解下来会是哪种样子，可是当殷郊对上他的视线时，原本想要说出的那句冒昧的“你自己做了不少荒唐事，有什么资格说我”，又堵在了口中。

殷郊看着崇应彪，目光中带着阴鸷和恼怒，崇应彪此时此刻才发现，原来殷郊还是和他的父亲很像的，尤其在不说话的时候，他眼中的威严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，几乎能逼得人跪下来。

“崇应彪。”殷郊的下颌绷紧，似乎说出这个名字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，“不管你看到了什么，都不要告诉我的父亲。”

他的心弦被轻轻拨动了几下，他想，殷郊果然是听到了刚才的话。他上前一步，紧紧盯着殷郊不放，暖味道：“那么你是愿意同意我的条件了？”

姬发上前，推开了崇应彪，他似乎是极力忍耐着不往崇应彪脸上揍一拳：“你在说什么鬼话。”

崇应彪冷笑着看了一眼姬发，目光落在姬发身上的殷郊身上，按捺不住心潮涌动，他说：“殷郊，你不说几句吗？”

殷郊抬起下颌，冲崇应彪眯起眼：“说什么？我同你睡觉？”他皱起眉冷笑，他推开了姬发，提起崇应彪的领子，鄙夷地看他：“你有那个命吗？”

殷郊见崇应彪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目光甚至落在了他的脖颈和手指，又皱起眉，放开了手。

崇应彪因为他的话内心恼怒，可是小腹却也为殷郊那种高傲不屑的样子隐约起了火热，他故意装出一种不在乎的样子，紧盯着殷郊不放：“我有没有那个命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”

殷郊的下颌再一次绷紧，他紧紧盯着崇应彪，眉目中燃着一腔怒火。

姬发去拉殷郊的手：“别信他，他能用这件事威胁一次，就能用这件事威胁无数次。”

崇应彪笑道：“你以为谁都是你们这对有情人，觉得彼此金贵的很，睡过一次还不够，又要睡那么几百次？”崇应彪看着殷郊的嘴唇，开口道，“我只想尝尝和男人睡觉是什么滋味——尤其是眼高于顶的那种。”

殷郊握紧了怀里的剑，看起来恨不得直接捅死他，被姬发按着手，又一点点忍耐了下来。姬发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闭了下眼，他说：“崇应彪，你要是想，我大不了给你请罪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殷郊打断了姬发的话，他看着姬发，摇了摇头。

崇应彪冷笑：“现在想反悔，太晚了。”

殷郊看起来逐渐从盛怒当中冷静了下来。他与姬发小声耳语了一两句，姬发冲他摇头，但是殷郊握了握他的手，就转头看向了崇应彪。

“做了这件事，你就不会告诉我父亲？”殷郊垂下眼睑，面上的神情还尚且忍着耻辱。

崇应彪看着殷郊，内心一角突然狂跳起来，他突然间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语的欣喜和快感，一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力感，这种感觉几乎让他发颤。

他说：“当然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看了一眼姬发，姬发的面色更加苍白起来。

殷郊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他瞥了一眼崇应彪，“不过，不是现在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当然，得等我伤好以后。”

殷郊看了一眼他，没有再理会崇应彪，而是拉过了姬发。姬发面上一片苍白，咬着唇，不过他最终还是一句话什么都没说，同殷郊一起走远了。

俩个人走之后，崇应彪站在原地，过了片刻，那种权力的快感从他心中逐渐消减，回想起殷郊离开之前看他的眼神，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冰冷。

何必呢？

崇应彪内心有个想法嘲弄道。

他们一对情人卿卿我我，关你什么事？哪怕实在没有尝过男人的滋味，你随便花几个钱找一个不就行了？为什么又一定要是殷郊？

可饶是这么劝说自己，他的内心仍然涌上一股强烈的不甘。是啊，他不甘心，不甘心一直只能看着殷郊得到他想要的一切，而他却无法触及，不甘心殷郊永远是那样高傲，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。

他希望得到什么，哪怕是片刻也好，哪怕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也好——不，甚至应该说，从别人手里抢过来，才更好。

他低下头，看向自己的手，上面布满了茧。他曾经试图用这只布满茧的手抓住什么，也许是功名利禄，也是再也难回的北地家乡，可是现在他突然明白了，他只是想抓住一种活着的感觉。

他想要证明他值得。

因为鞭伤，他和姬发休息了几天，那几天当中，姬发就对他全然无视。崇应彪知道姬发的内心有多不甘难受，他和殷郊睡，简直比当众扇了姬发一个耳光还让他受辱。而殷郊呢？想到那张隐忍屈辱的脸，他的心动了动。崇应彪迫不及待地期待自己快点好起来，好让殷郊兑现那个诺言。

可是殷郊却同他的父亲上了前线，一连十天都没有回来。崇应彪背上的伤疤结了痂，发起痒来，同他内心日益助长的欲望一样让他难以忍受。

而当殷寿和殷郊回来后，带来的却是另一个消息——苏护反了。

这个消息如同沾满了冰霜的刀一样逼近，原本被人命和鲜血暖热的质子们也感受到了冰冷。苏护一反，苏全孝必死无疑。

所有的质子都将目光投向了苏全孝，他的脸色苍白无比，浑身颤抖。

一整天下来，都可以听见他在喃喃私语：“怎么可能呢，父亲怎么可能会——”

整个质子团的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，一些质子——多是北地的质子，开始同苏全孝划起界限，往日还算亲密的友人，此时却因为他父亲的叛变成为了仇敌，他们彰显自己的清高，不同苏全孝对话。

苏全孝也变得寡言少语起来，不知道在想着一些什么。这样捱了几日，一个夜晚，崇应彪听见苏全孝同一个亲密的质子说：“我想要逃跑。”

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如果实在没办法，你就跑吧。”他的话语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，因为两个人都看到了崇应彪。

崇应彪走过来，坐在了他们身旁，感受着两个人身上的不安和恐惧。杀死别人的时候还没有太多感觉，可当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才会发现那样的心情是如此难捱，可怕的并不是死亡，而是等死。他面前的篝火火星纷飞，映出对面两张恐惧的脸，苏全孝看起来是怕极了崇应彪会因为他的这句话对付他。

崇应彪取出一个粗长一点的树枝，拨了拨柴火，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。苏全孝现在的心情，不过是所有质子心情的浓缩，若是有一日他们的父亲反了，不会比苏全孝好多少。这一点太可笑了，他们的命看似尊贵，却从来都不在他们手上，而在他们父亲权念的一线之间。

他慢悠悠地开口：“苏全孝。”对方因为他这句话抖了一抖。

他说：“这么多年，你受苦了。”

苏全孝愣了几秒，过了几刻，将脸埋进了手里，一阵哽咽之后，抽噎着大哭起来。他为了自己即将死去而哭，也为了自己要被所有人抛弃而哭。

崇应彪懒得听下去了，这种模样太不堪了，也太刺目了。他扔下了树枝，离开了篝火堆，往前走，他看到了殷郊，他难得只是独自一个坐着，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。崇应彪站在那里，突然有点憎恨殷郊。

他们所有人的项上人头都不过是一个贡品，殷郊却不用经受这样的折磨，只需要全然向殷商献忠，就可以得到一切。他的出生，他的地位，已然胜过了他们千千万万人。

凭什么殷郊能够如此？

他充满恶意地盯着殷郊，又因为殷郊闭上眼睛时刻显露出来的一点柔软，有一些动容。他多想拖着殷郊，让他与自己一同共坠煎熬的无间地狱，无法超生。

他走了过去，打破了殷郊的宁静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殷郊转过头，看了他一眼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崇应彪并不在乎，他知道，自己的存在，就提醒着殷郊那个不堪的承诺，就能让殷郊恼怒不安。

他报复性地盯着殷郊不放，开口：“姬发呢？你不同他去私会？”

“滚。”殷郊一句冷言截断了他的话。

崇应彪冷笑道：“滚，我能滚去哪？”他靠近殷郊，嘴唇几乎压上他的耳垂：“你难道忘了你欠我的那个应允？”

殷郊陡然睁开眼，像是被刺激到一样推开了崇应彪。

崇应彪笑道：“或许你贵人多忘事，需要我去向你的父亲提醒才——”

“不是现在。”殷郊开口，他望着他，额角浮现出青筋，似乎是极力忍耐着不杀了他，“处理完冀州的事情后。”

殷郊说：“现在你可以滚了。”

Chapter 6

冀州苦寒，大雪飘零。一路走来，越走一步越是惊心，苏全孝的命运也越发显然，他只能去死，才能慰问军中为镇压反叛死去的人。

大军临于城下，战旗翻飞，苏全孝跪在军前，代表着殷商勇士的身份，也代表着一枚已经没有用的棋子身份。他尚且含着一线悬念般的希望，凄苦地唤他父亲的名字，希望能有哪怕一毫的转机。

可没有，什么用也没有。

殷寿下马，手指搭在苏全孝的身上，一字一句，语气温和地指明了他的去路。

作为殷商勇士而死。

苏全孝像是在黑暗中行走了太久，突然捕捉到一丝光亮的人。他的眼睛中盛满了不可思议而绝望的热忱，片刻之后，他拿起剑，对准自己的喉咙。

血染三尺。

崇应彪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，恍惚中，感觉到一滴血落在自己眼里，几乎要落下血泪来。他想，这就是为人鱼肉的命运，这就是作为质子的命运。

他偏过头，一旁的殷郊闭着眼，一滴水从他的眼睛中落下来。

崇应彪宁愿那是一粒雪花化作的雪水，也不想认为那是泪。

苏全孝的血像是践行的酒，让他们的每一寸杀戮的血脉都焕发起勃勃生机出来，崇应彪握紧手中的剑，只觉得心中没由来的戾气上涨。他要杀，杀光这座不敬的城中所有人，将他内心的恐惧，不满，不安，暴戾，悲哀全部都杀出来。

血浸透了一片白皑皑的地，他们骑着马，向那最后一批叛臣逆党杀过去，一个和苏全孝长得极像的人用剑压来，殷寿被压在了鼓上，肩膀被钉出伤痕，他提起剑，杀了此人。

远方，隐约有什么即将崩塌的声音。

一场大雪像是预谋好一般袭来，追赶上他们的马匹，将他们覆盖，吞没。

崇应彪摇摇晃晃从雪堆中站起来的时候，眼前尚且还有点白光一越的茫然，他摇了摇头，试图甩清那些数不尽的雪。他抓住了一个跟着站起的质子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却脱口而出一句话：“殷郊人呢？”

对方茫然地摇摇头。

崇应彪空乏的内心突然升起了一种巨大的恐慌，就像这场突如其来的雪崩一样将他淹没，他在雪堆当中四处寻找着，寻找着有没有和殷郊相似的足靴和盔甲。

最终，他在一个雪堆下看到了一只靴子。

他的心脏停顿了一下，又狂跳起来。他上前，抓住了那只靴下的脚腕，用力拉拽。姬发从不远处也跌跌撞撞跑了过来，他刨着那堆雪，从里面挖出殷郊的手腕，两厢用力，将殷郊拖了出来。

崇应彪近乎僵硬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姬发拍着殷郊的脸，心中有一个不安的念想，又被不断

地压下去，他想要上前，却又怕极了，怕手指触到那鼻息时，只触到消无。

殷郊的眼皮动了动，最终睁开了眼，看向了姬发。姬发的手伸过来，去碰殷郊的脸，又被殷郊握住了手腕。殷郊对姬发摇摇头，说自己没事，然后在姬发的搀扶下站起来。从始至终，殷郊都没有看向他。

崇应彪内心的不安压了下去，原本僵冷的手也一点点感受到了温度和疼痛。他抬起手，看了一眼，掌间被靴子勾扯出了细长的伤口，在感受到热度之后，伤口当中的血也一点点涌了上来。他握紧了手，只是冷冷看了那俩人几眼，随即转过身走远了。他捏起一捧脏雪，按在已经有些烫痛的伤口上，血濡湿了冷雪，过了一会儿又凝滞住了。

蠢货。

崇应彪分不清是在嘲讽谁，是在嘲讽殷郊，还是姬发，又或者是白为他人做嫁衣的自己。

有那么一刻，他甚至有些愤怒地想，就应该让殷郊淹没在那堆雪下，窒息而亡。这个念头浮动出来便极具诱惑力，却又被他无力地抛之脑后。

这场战争的结局依然是以殷商的凯旋而归作为终结，他们抓住了苏护之女苏妲己，将其献给了主帅。风卷旗帜，一滴血落在上面，标志着殷商的得胜。他们凯旋而归。

晚上的篝火堆旁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崇应彪突然觉得空落落的，恍惚当中，似乎还应该有一人坐在某处。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冀州城外的方向，那里是苏全孝的埋骨之处。他捧起酒杯，遥遥地敬向那个方向，随即往地面上洒落下了酒水。酒液落地，片刻后又化成薄冰。

崇应彪回过头，又笑着问其他的质子们，到底拿了多少人头？他下意识地想要忽略死去的命中有一个自己所熟悉的人，而将一切转化为自己最熟悉也最爱的功名利禄。

姬发和殷郊走了过来，崇应彪看到殷郊脸上有着草药涂裹的痕迹，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人突然一同消失了那么久。殷郊脸上的伤，应该让姬发心疼坏了。

崇应彪捏着酒杯，将它摔进火堆当中，看着火堆往上跳动了几下，随即舔舐上酒杯边缘，将其炙烤得发黑。他抬起眼睛，看向殷郊，又看向姬发，只觉得一切好不公平。

崇应彪走过去，直直对着殷郊，其他人都向他们投来了不解的目光，姬发挡在殷郊身前，崇应彪不屑地看了一眼姬发——他只是一条狗而已，只是自以为找到了主人，就以为高人一等。

崇应彪说：“滚开。”

姬发冷冷看着他：“如果我不滚呢？”

崇应彪笑了起来，他看了姬发几眼：“你在这里给我装什么装？”

“姬发。”殷郊叫了姬发一声，姬发冷冷看了殷郊一眼，退到身后。

殷郊走过来，他比崇应彪尚且高一些，居高临下看他，目光中冷然阴鸷之色。

崇应彪似乎是有点醉了，又或者可以这么说——他切实地体会到了什么惨痛之处，想要用别人的血和痛暖一暖自己，他抬起手，搭在殷郊肩膀上，公然之下从眼神中吐露欲望：“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应该还没有忘记你的承诺。”

他靠近一点，近乎挑衅，侧着脸，落在他的耳畔：“我今晚等着。”

殷郊冷冷看了一眼他的手，又看了一眼他含着火的眉眼，终于开了口：“当然。”

崇应彪愣了几秒，有点暧昧不明地将视线落在殷郊唇上，又看了一眼姬发，离开了。

夜半。

军营当中只有几个人还醒着，留着几寸门口的烛火。崇应彪睁开了眼睛，走出了质子营，他发现，姬发同样不在质子营。

出门的时候，崇应彪偷偷带上了自己的佩剑。

他一路走去，只觉得一片冰冷寂静，突然一个人拿着剑向他劈过来，崇应彪拿起剑挡了回去，两个人缠斗了几下，他终于在月色下看清了姬发的脸。

“我就说你怎么会甘心。”崇应彪冷笑道，“原来你是在这儿等着我。”

姬发面色冷凝：“滚回去。”

崇应彪眯起眼：“殷郊都已经同意了，你这个西岐农夫又有什么身份来置喙？”他扬起头：“还是你真希望你们的好事被主帅知道，好堂堂正正地做殷寿的女婿？”

他故意讥讽，看着姬发的面色变得越发难看。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不然呢？不然你以为你真的是殷郊的什么身份？还是你觉得殷郊不介意殷寿知道你们的事？”

压在他剑上的力气一点点松了，崇应彪看说中了姬发的痛点，他说：“殷郊不知道你蹲守在这里？”见姬发不说话，他冷笑了一下，施力挣脱了姬发，“滚开。”

崇应彪拍了拍土，站起身，随即发现姬发跟在自己的身后，他皱起眉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姬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与他擦身而过，掀起了殷郊营帐的帘布。

崇应彪停了一秒，皱起眉，也跟着走了进去。

营帐内，殷郊已经披散下来了头发，穿着一套白色的中衣，营帐内被火炉熏得温热，他抬起眼，看向姬发的时候眼神中闪过惊讶，随即又看向了姬发身后的崇应彪，那种柔和的神情又收敛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殷郊低声问。

崇应彪反应了几秒，才意识到是在问姬发。

姬发走过去，他说：“你说是今晚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理。”

殷郊抬起头，看着姬发，目光中有担忧，也有一点恼怒，他说：“姬发，你回去。”

“他弄痛你了怎么办？”姬发说，他靠近了殷郊，手已经抚摸上了殷郊的脸，他低声道，“既然一定要做，那我又怎么能不在？让我留下来，殷郊。”

殷郊有点恼了，他斥责道：“姬发，回去。”

姬发的姿势全然不变，似乎是完全没听到殷郊说的话。

崇应彪冷眼看着，终于开了口，他笑道：“你们俩恩爱够了吗？”他解开外衣，将剑挂在一旁，同那把著名的鬼候剑挂在一起。

“你留下看也好，滚出去也罢。”崇应彪将外衣扔在地上，开口道：“别浪费我时间。”

Chapter 7

崇应彪走过去，站在床榻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殷郊，这是他难得看到的一个视角。也只有此时此刻，灯影重重下，他才发现殷郊的眼睫其实又浓又密，朝上看人的时候，有点无辜的感觉。他伸出手，掐住了殷郊的下颌，将那张漂亮贵气的脸从姬发手中夺过来，遂落下来唇，学着记忆当中殷郊与姬发缠绵的样子，试图往他的唇上落下一个吻。

殷郊的手抵着他的胸口，有几分厌恶地避开了这个吻，而姬发的手随即也掐上了崇应彪的脖子，将他推开。

崇应彪平白受了辱，内心原本由醉意浇灌的怒火更重了几分，他握紧了姬发的手腕，甩开了姬发的手，不耐地看了他一眼。他说：“殷郊，你瞧瞧，他不仅在我来的途中要杀了我，现在到了正题，又不允许我靠近你，我们的承诺到底应不应数？”

殷郊转过脸，他的下颌紧绷了几刻，随即耻辱地开口道：“姬发。”

他正要说什么，抬起眼，和姬发已经有点发红的眼圈对上，怔了几秒，又咬牙道：“你若不愿离开，就去营口守着，提防有人过来。”

他说完这话，闭上了眼，似乎不愿再去看姬发眼神。崇应彪本来以为在这种耻辱之下，姬发绝对会离开。不成想，这个农夫像是僵硬一般停了几刻，随即握紧了手，沉默着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门口。

崇应彪看着那人颓然落败的样子，心中不知道生出了几分痛快，他转过头，对着殷郊说：“不知道你看上了那农夫什么？如此愚昧不堪——”

“你住口。”殷郊陡然打断了他的话，抬起眼对上了崇应彪的眼睛。

崇应彪愣了一下，因为那双眼睛中滚着水光，红得刺痛。殷郊张了张唇，声音有点干哑，他挑起眉，说：“你到底做还是不做？”

崇应彪不知道为何觉得心里很难受。现在这种样子，太没意思了。他一定非要得到殷郊不可吗？他张了张嘴，一句“算了”就悬在嗓子间，他说出口的却是：“当然。”

那种不甘又涌了上来。之前，是凭什么他要被他的父亲抛弃，千里迢迢来到朝歌，而殷郊却不需要生离，只是天然地比他们高高在上。再后来，是凭什么姬发能够同殷郊那么亲近。到了现在，是一句近乎可笑的疑问，殷郊能和姬发睡觉，凭什么和他不行？

凭什么？

他顶着这样一腔偏执，捏着殷郊的下颌，再次吻了上去，这次殷郊没有躲，但是也一动不动，像是半死了，任他亲吻啃咬着那张漂亮的嘴唇。崇应彪的舌头伸进去，卷舔上殷郊的舌头，柔软温热的触感，那一刻，他颤了一下，又进一步地伸进去，缠上殷郊的舌，抵死一般吸吮舔吻。

突然间，他舌尖一痛，钻心一样的痛楚顺着温热的血从他的嘴角流淌出来，崇应彪分开了这个吻，这才意识到，殷郊咬了他一口。他看向殷郊，对方也冷冷地看着他，像是注视着一只死人的头颅。

崇应彪本想吐出一口污秽热血，被那样冰冷的目光一望，顿时间失去了兴致，他自虐一样将那口血污吞了下去，随即再一次含着血去吻殷郊的唇。血丝和粘液缠裹在一起，他想逼着殷郊也尝尝那血的味道，殷郊不应，血丝顺着两个人的嘴角淌下来，倒不像是亲吻，而像是彼此之间的厮杀。

崇应彪将殷郊推到了床榻上，他的长发在兽皮上四散，连衣衫都敞开，露出烛光下蜜色的肌肤，温热的空气中有一种很淡的桂花香气，一如记忆。崇应彪的手顺着敞开的衣领摸进去，不得手法地揉捏着殷郊的皮肉，起不了抚慰，像是惩处一般的刑罚。

殷郊的鼻息间发出闷哼，推着崇应彪的手腕，可他推到一处，崇应彪就摸到另一处。崇应彪的右手手掌间尚且留着那道细长的伤口，没有经过处理，发起了肿，微微凸起，像是一只吻人的唇。亲吻不断地落在殷郊的每一寸肌肤上，被吻者不好受，吻者也疼痛不堪。

他们分开了这个吻，殷郊的唇角尚且残留着血污，却艳丽得不可思议，他眯起眼，像是不愿意看他，却又逼着自己不得不去看他：“进来。”

崇应彪低头去，明明知道该怎么做，却还是要故意折辱，逼问他：“进去哪？”

殷郊的眉头尚且皱着，他哆嗦着手，仿佛要逼着自己去触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掌间烫得要命，他握着崇应彪的手腕，往自己的下面探，他说：“别废话了。”

像是舍身饲鹰喂狗。

崇应彪看着殷郊，他想，不应该是这样。

他却硬了。

他的手在殷郊的带领下抵到了臀间，软热的暧昧在他的掌间一点点晕开，殷郊松开了手，冷眼看着他，不再动作。崇应彪没睡过男人，也没睡过女人，但是他听过那些人怎么淫秽地说过那些性事，也亲眼见过殷郊是怎么被男人捅进去的。

他心中的折磨欲望和占有欲一点点升起，手指捅进了紧箍的穴肉当中，一点点破开，殷郊似乎是很不习惯他的手法，面色发白，额头渗出了一点冷汗，可是他咬着唇，手指紧紧抓着身下的兽皮皮毛，一句话也不说出口，只是任由崇应彪的手往进捅。

崇应彪的手指抵进了那软热的穴道中，被裹着，几乎情不自禁想自己被真正含进去是什么滋味。他的小腹发胀，没有给殷郊缓解的机会，又捅进去第二根。

殷郊的后脑抵着床铺，发出了一声叫。

“殷郊！”那站在他们身后，没入黑暗当中的人终于发出了声，他似乎是要急切地走过来，却被殷郊阻止了。

“我没事。”殷郊一边张着唇无声地喘，一边伸出布满汗的手，握住了崇应彪的手腕往自己里面捅，他紧闭着眼，声音紧涩，“你别过来。”

那个在阴影当中的人顿了顿，似乎是顿了很久，才退了回去。

殷郊握着崇应彪的手在自己的穴内打转，终于寻找到了那个敏感点，他抓住崇应彪的手腕，像是握着一只玉势，往那里压过去。胸口急促地起伏起来，连呼吸也开始发重，他的另一只手抬起来，指节弯起，堵在齿间。

崇应彪被殷郊这种样子淫到了，他向殷郊压过去，手腕用力，揉捏抠弄着那让殷郊变得不一样的地方，作弄一般打转。殷郊的鼻息越来越粘腻，眼角晕出一圈红色，箍住崇应彪手指的穴口也紧缩着抽搐了起来。

崇应彪看他这种样子看入了迷，他揉着那穴道，往里面压第三根手指，似乎是知道了趣处，现在那只穴道抽裹着，轻易地就将手指含进来。像是被禽出了淫靡天性，没捅几下就泌出了粘液，在捅弄中发出水声。

崇应彪的身下硬得发痛，他的吻几乎落在殷郊耳垂，说出的话却是刺痛的：“殷郊，你还真是——”

他话语落得很轻，像是爱语：“淫乱不堪。”

殷郊猛地睁开眼睛，目光像是利剑一样刺向他，可是崇应彪没有给他留太多刺痛自己的机会，他抽出了手指，粘热的水落在殷郊腿根，已经挺起的欲望抵在了殷郊穴口，没有留太多适应时间，就将自己全部捅了进去。

殷郊像是被人陡然掐住了脖颈，所有的话语和喘息都在疼痛中吞咽了下去，连抵在唇间的手指都在颤抖，他的腿被崇应彪全然分开，那根粗大的阴茎抵在穴口狠命地干了几下，就像是一个工匠将一只钉砸进了他的肢体，只为将他钉死在这张兽皮所作的床榻之上。

崇应彪往进禽了几下，抬起头，看到殷郊的眼角一片通红，泪水在他的眼中滚了一个圈，随即从眼角落了下来，像是断了串的珠子。他依然没有看他，目光往上直直地看着，看着营帐上方的一片昏暗，被禽得发抖发颤，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。

崇应彪感觉心房某一处陷了下来。他逐渐停下来了过度激烈的，泄欲的抽插，缓慢地，讨好一般地抵向了记忆当中的那个敏感的点，希望殷郊舒服一些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躺在床上，死去了一般。

他伸出手，甚至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，将手背抚在殷郊的眼角，按灭了那些泪珠。他看到殷郊涣散的目光一点点收拢过来，看向了他，眼神静静而专注。

这就够了。

崇应彪在对视那一刻想。

他想要的好像就是这些。

他看到殷郊移开了手，张了张嘴。他靠近，想要听清殷郊说什么。

“别碰我。”殷郊说。他的声音很冷，像是冀州之城落在他脸上的雪。

崇应彪感觉到手掌那处伤口像是被火舌舔过一样滚烫起来，烧得要命。他看着殷郊，像是以往一样看他。随即，他以阴茎作为报复的刑具，再一次用力禽了进去，他这次完全没管殷郊的死活，全然不顾殷郊的反应，甚至都不再去在乎自己是否痛快，只是好像怎么痛，他就怎么爽快。

殷郊先前还在忍着，咬得嘴唇一片发白，却在疼痛和折磨当中终于被抵出了痛苦的呻吟，他犹然想按下去呻吟，却在近乎撕扯一样的疼痛中再次叫了出来，他低声地喘着，快感和疼痛一同交织，手掌抓紧了身下的兽皮，手上的汗水濡湿了一块，又脱力滑了下去。

崇应彪的肩膀突然被一只手死死抵住了，有人阻挠了他的动作，他听到身后姬发的声音，他的字句就像是从小牙缝中挤出来的。

“你弄痛他了。”

崇应彪怔了一秒，随即看向身下的殷郊，他眼下已经全然是泪水，眉头紧紧皱着，像是不堪欲望和折磨。殷郊抬起眼，看向了姬发，眼神怔忡，眼角又红了一圈，他抬起手，捂住了脸，从胸腔中闷出声音：“……姬发，我没事。”他说，“你走吧。”

崇应彪按捺下心中的疼痛和酸楚，冷声道：“你没听到吗？还不快滚？”

姬发却像扎根在那里一样一动不动。他像是僵死的人一点点恢复过来知觉，开口：“我要留

下来陪着你。”

崇应彪拧起眉，姬发却像是入了魔一般，一只膝盖落在被淫水和唾液打得透湿的兽皮上，他像拥抱自己的爱人，又像拥抱自己的孩子，将殷郊的上半身拥进自己怀中。他的吻落在殷郊的额头，声音很轻，却又似乎痛入骨髓：“还疼吗？”

殷郊脸色惨白，却摇摇头。

崇应彪冷冷盯着这一切，而姬发抬起头，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崇应彪明白了，除非他现在一剑把姬发捅死，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

崇应彪的内心冷笑起来，心想，好啊，那就让姬发留在这里，好好看看，他是怎么禽殷郊的。他拉开殷郊的腿，再一次顶了进去，又重又用力，刻意地往那种敏感处撞，禽得殷郊再次喘出声。他要让姬发看清楚殷郊是什么身份，而他又是什么身份——谁都可以让殷郊高潮。

殷郊试图抬起手堵住嘴。可是，一只手腕被崇应彪死死按着，另一只则被他拉到了嘴边，奸淫一般含进去，舔舐着殷郊在皮肤上留下的牙印。殷郊试图抽出手，又被他拉扯着手腕，重新磨咬在了手指上。殷郊皱起眉，只好用牙齿死死抵上了唇。

姬发看着殷郊，手指在殷郊汗湿的脖颈打转，像是安抚，又像是欲望的引诱，他低下头，吻上了殷郊的唇，勾扯着殷郊的唇舌，缠绵，爱怜又冷酷地吻了进去，将殷郊的呻吟和喘息都扯碎在他们的唇齿交融之间。

当崇应彪抬头望去，就看到那对有情人吻得如痴如醉的一幕，又顿时觉得可笑，哪怕此时此刻他看似在占有殷郊，可是姬发却又用一个吻，轻描淡写地将殷郊的神智和关注一并夺走。

——殷郊果然爱极了他。

他抬起手，揉掐上殷郊的胸肉，牵扯着两只乳尖，再一次用力地贯穿进去，性爱的疼痛和快感，再一次褻夺了殷郊的注意力，他吻得断断续续，眉眼紧闭着，忍着身下的欲望浮动，可是他却被顶得太深，太过了，欲望已经被崇应彪每一分每一寸的穿凿了进去，他在姬发的安抚和怀抱中不断颤抖着，被吻得额头一片汗湿，可随即，他的身体紧绷起来——

他紧闭着眼，喉结滚动着，彻彻底底高潮了。

崇应彪一眨不眨地盯着殷郊通红的脸，盯着他迷醉在欲望当中的神情，如饥似渴，像是从能得到什么一样。他握着殷郊的腰肢，在那抽缩的穴当中再一次抽插，插得殷郊连喘息的力气也没有，只能沉溺于更深的情欲当中，身体紧绷着夹紧，渴求一样地从崇应彪那里得到精液。崇应彪握紧了殷郊的手腕，禽到了肉体深入，狠干了几十下，终于在紧缩的穴道中彻底泄了出来。

崇应彪尚且在高潮的余韵当中，他喘息着，恶狼一样看着殷郊，他推开了姬发的手腕，捏着殷郊的下颌，近乎舔吻，落在殷郊唇间一阵粘热气息：“殷郊，我和姬发，谁干得你更爽？嗯？”

殷郊没有回答，只有被汗水濡湿得睫毛剧烈颤抖起来。

而崇应彪随即就被姬发的手肘挡开了，推离了殷郊发红的唇。

姬发目光沉沉，他抱着殷郊，像是标志着独属自己的占有，他冷声说：“你可以滚了。”

Chapter 8

他匆匆走出了营帐。

营帐中，临走之前，崇应彪尚且还不忘抛下一句近乎恶意的：“急什么？”

他笑着看向殷郊：“你和姬发这么意笃情深。”他声音低哑，一字一句宛如诅咒，“他日恩爱的时候，也别忘了此刻的春宵。”

殷郊抬起眼睛，眉目中满是憎恶和痛楚，他说：“春宵？哪来的春宵？我不过是被一只狗咬了一口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又笑出来：“狗？好，好，殷郊。一只狗都能上你，那你又算什么？”

姬发拔出剑，抵在崇应彪的胸口，他只说了一个字：“滚。”

崇应彪不屑地看了姬发一眼，他拿起了地上的外衣和挂起的宝剑，走出了营帐。

雪原本停了，可到了后半夜，又下起了雪，雪花落在他的手，转瞬极化，不知道是因为情事后的余韵，还是因为殷郊掌心温度依然残留。

崇应彪停了下来，下意识看向天边的月亮，看似触手可得，终归触不可及。他看着看着，突然再次笑出了声，唇间呵出白色的雾，消散在北地的寒冷中。他一路向前走去，身影淹没在夜色和军营当中。

殷商的军队很快就要凯旋回到朝歌，他们的军旗所到之处，无不受到朝拜。殷郊的马和姬发的马一同列在阵前，接受敬仰。

崇应彪本以为他们的关系会随着那一夜有所僵化，可是没想到两个人越发亲密起来。只不过，他同他们近一些的时候，姬发总是会挡在殷郊身前。

崇应彪觉得好笑，姬发到底是把殷郊当做了什么？一个随时可能会被人覬覦的弱女子？

崇应彪怜悯姬发，又觉得姬发是一个彻底的蠢货，哪怕他们看起来情深意重，殷郊却注定要同姬发背道而驰，他们从哪方面来看，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般配，姬发却过度的生出了妄心。他怎么敢？他怎么配？

他们终于回到了朝歌，向帝乙和殷启献上了胜利以及裹着军旗的苏妲己。在得胜的欢愉当中，所有人卸下了盔甲，为殷商最高的王献上了一只舞。他们排练了很久，在排练过程中，崇应彪扫了几眼殷郊，他在他身上留下的红痕已经消却，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，可他却还深刻地记着，殷郊是怎么在自己身下颤抖的。

崇应彪突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，这件事让他的心情陡然昂扬起来——恐怕自他之后，姬发也没有碰过殷郊。

那是一种标记了什么东西的愉悦，即使只有一夜，他却明白，自己却将近拥有了殷郊几乎一个月，而在这一个月当中，殷郊每次看到他，都会想起那种难堪的耻辱——甚至此生此世，每当殷郊看到他时，都会想起那一夜的耻辱。

他为此愉悦极了，甚至连殷郊再未正眼看他都不在乎了。之前，殷郊是不在意，现在，殷郊是不敢看他。

他看似没有看向他，实际上心却看向了他。

他得手了。

为帝乙庆贺的吉日很快到来，他们操持着盾牌，为帝王献舞。看着中心的殷郊，崇应彪恍惚中会想到很多年前初次见到殷郊的那一幕，那个时候，殷郊还是一个抚琴的少年。

礼乐正奏，帝乙唤来殷启为他舞剑。崇应彪不由在内心冷笑，帝乙偏爱殷启至极，明明是殷寿献上苏护的项上人头，他却偏偏要为殷启颜面增光，和他那个只偏爱兄长的爹一样蠢。偏心偏到狗肚子里，恐怕叫上天看了，也看不过去。

他没想到自己刚刚腹诽，上天陡然就应了。

殷启提起剑，杀了帝乙，随即提着沾满血的看向了殷寿。

殷启疯了。

崇应彪想。

不然他怎么会突然杀了这么宠爱他的父亲？

种种疑问，在他心中尚且没有绕过一圈，他便提起盾牌，包围住了弑父的殷启，他看起来的确同一个疯子无疑，耍着剑，逗弄一样刺向他们。放在往日，如此软弱不堪又滑稽的人，他们只需要几步就可以拿下，可是现在，这个人的身份让他们所有人都畏手畏脚，不敢上前。

殷启提起剑，向殷寿冲去，崇应彪心道不好，目光看向殷郊，他果然要上前为他父亲挡下这一剑。

——蠢货！

崇应彪皱起眉，可他却来不及动作，只听到一声利剑撕裂血肉的声音。

他朝着那声音看去，姬发的手上，脸上，已然是一片鲜血。殷启，这个原本的天生骄子，在他的剑下倒了下来，变成了一滩软弱不堪的肉。姬发的脸上也满是茫然无措，他呆呆地站着，随即看向殷郊。

崇应彪愣了几刻，随即听到了心中一道虚无的声音，几不可闻，却又勃发欲动。

他知道这是除掉姬发的好机会。

他开了口，语气惊异，却是以杀王亲者必诛的理由推着姬发去死。他知道这个理由卑鄙，姬发是为了保护殷寿和殷郊的命，可再也没有，比这个更加光明正大，更加合理的理由了。

一片静寂，随即，他听到了又一个跪下的声音。

“父亲——”

崇应彪猛然抬起头，看向他的身前，殷郊跪了下来，在殷寿冰冷打量的眼神下，从一座高山矮成了一座小山丘。

他说姬发的功，又说姬发并无过错。

他连自己被训斥时求饶都以主帅称呼，却为了姬发的命以父亲为称。

崇应彪的手一点点攥起，握得骨节作响。

他想，殷郊，他杀了的人，可是你的叔父，你为了他的命，就这样什么都不在乎了？

他听到了殷寿的轻笑。

随即，姬发的命，就这样被挽救了下来，甚至，他还成为了质子当中的英雄。

一个太子的命，成为了姬发的垫脚石，真是可笑。

然而，崇应彪内心如何不甘，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，姬发被进一步提拔，殷寿这个原本不受宠爱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王，而殷郊也因此成为了太子。

太子。

崇应彪不由地想——殷郊的确是好命。若不是殷启突然发狂，这个位置是轮不到他来坐的。姬发亦如此，居然能借此飞黄腾达。

他唯独没有去想殷寿，不知道原因为何，一方面，或许是因为他对殷寿的尊敬，另一方面，他总是觉得非常不安。

他隐隐觉得殷寿在那一晚有了什么变化——或许这种变化还要更早，是在，他们凯旋而归的那一夜。

他不愿，也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帝乙死的那个晚上，天空积压一片厚云，天色暗沉，降下了大雨，瓢泼冰冷。

质子营中，质子们围着姬发，向他祝贺他的升迁，赞他当时的勇武，又叹殷郊从此成为了太子，地位尊贵，必然是要在王宫之中，承太子之职，恐怕无法再同他们如往昔一般了。

崇应彪在一旁冷眼看着，他刚刚在大殿上那一番推波助澜，自然不宜过去贺喜，人人也看人眼低，避着他。他听到姬发的升迁，内心又羡又嫉，像是伤口上被人撒了盐一般，他自然是要处处同姬发争的，不过，听到姬发无法痛快和殷郊相会，他又不由生出一点快意。

诚然，他恐怕也难得再与殷郊时刻相会，可这样的情况，落在这对有情人身上，不是更好吗？当殷郊成为太子，他自然要选择宫妃，开枝散叶，他与姬发相交甚少，到那时候，又怎么会记得姬发是谁？

他心中为这个念头感到又痛又快，像是拿着一只刀捅穿了自己的腹，可那刀刃也捅穿了对手的心脏，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？

姬发笑着，却不言语。那一时刻，崇应彪突然察觉到，姬发的腰间，挂着一只极小的吉金鱼符，落在西岐的玉佩和玉环之间。

他的目光由此冻住了。

他知道那鱼符。

凭此鱼符，可以轻易进入王宫储殿，当然也包括，太子的寝宫。

谁给了他这鱼符？

几乎是一件不需要答案的问题了。

除了姬发的好情人，殷郊，又能是谁？

崇应彪恶意地想，凭借着这鱼符，好随时进入殷郊的寝宫，同他颠龙倒凤吗？

他几乎要为此想法笑出来，事实上，他也的确笑出来了，笑得嘲讽。质子们停下了交流，皆回头看他。

他得了乐趣，大笑不止，整个身躯都在颤抖，终于，他的笑止住了，他抬起头，冷冷看向姬发。

他说：“今日侥幸因为一件险事得以提拔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而已，可是，今日之险也必是来日之祸。”他笑道，“姬发，我等你灾祸到的那一天。”

姬发遥遥看他，目光冰冷，他的手指落在鱼符上，轻轻摩挲着，他说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姬发一字一句，语调轻快而残忍，像是一把犹然沾着血的利剑，将崇应彪的胸口捅穿，动弹不得，再也无法开口。

——“这件事，我做得，你做不得。”

Chapter 9

朝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殷寿称帝，天有不虞之色，聚集于高空，将降劫于殷商一众国土。比干以卦易卜，要殷寿自焚于天下，以慰上天。而太子殷郊愿替父继位登基，以身自焚。

事后，质子营中的一众人对后者提及，皆是叹殷郊的痴和对父亲的忠诚。而崇应彪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，殷郊痴得不宜做太子了。

他当时就站在姜王后身侧，看着殷郊那样跪下，心中一片震颤，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到殷寿脸上，观察殷寿的表情。帝王的面色沉沉，看向殷郊的眉目中满是被僭越的不满。

崇应彪内心顿时生出危机感。

他想，若他是殷寿，听到这话，第一反应绝对不会是感动，而是觉得殷郊对自己的王座有着痴心妄想。诚然，殷郊的本意不过是替父自焚受难，可谁能保证，登上王位后自己的那颗本心就不会变化，谁又能保证，这句话不是一个借口？

殷郊太蠢了。或许他也明白自己这句话冒昧至极，可是他坚信他的父亲能明白自己的忠诚。就是这样的坚信，太蠢了。人心难以衡量预测，并非一颗赤忱之心就可以暖热。

内心随着这个念头掀起的同时，又有一个冰冷的念头出现。

可即使他这么蠢，也依然在太子的座位上，并且他没有兄弟来争夺这个位置，这天下的王土，最终都是落在殷郊手上的，哪里轮得着他去同情置喙？

他越是这样想，越觉得心中的冰渣一点点浮现，将内心全然冻住。终究，他不再去想了，反而近乎看好戏一样想看看殷郊会怎么被他的父亲对待——他想，应该最多不过猜忌而已，不过这也够殷郊喝一壶的了。

殷寿继位的当晚，又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当夜并不由他在宫中轮值，他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，只是第二天起来听见有人说，殷郊说他在宫中看到了一个狐妖，逃窜去了摘星台，他因此一路追去，试图斩杀那只狐妖，而殷寿为此大怒。至于殷寿如何发怒，没人知道，当时只有姬发凭着那鱼符进了摘星台，也只有他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崇应彪心想，殷郊受他父亲斥责和冷落，一定会十分伤心，从幼时起，他就能察觉到殷郊满心里只想得到殷寿的任何和喜欢，这也是为什么殷郊甚至会答应他那荒唐的要挟，一部分为了他俩的命，一部分他不愿意让殷寿知道他是何种人。可惜殷寿并没有那样喜爱他，这一点崇应彪从小就隐隐察觉到了。

殷寿看殷郊的眼神，和他父亲看他的眼神是很像的。只是，再怎么冷淡疏离，殷郊比他好一点的地方在于，他是殷寿唯一的儿子。他最终还是压下了心中的种种心念起伏，不过，走过姬发身边的时候，他还是不免嘲讽：“你莫不是和殷郊偷情被抓住了，才惹得大王那么震怒？”

姬发有些厌恶有些不可思议地抬起眼，看了他几眼，随即笑了，一如那日般不屑，懒得同他多费口舌：“不干你的事。”

“你们一对有情人爱怎么翻云覆雨，是不干我的事。”崇应彪嘲讽道，“只要你能看护好你那位太子，别让他蠢得触怒大王。否则，你鸡犬升天的大道岂不是要折断了？”

“你！”姬发先是恼怒，但是他逐渐平复了下来。他看着崇应彪，眼中若有所思，目光沉

沉，满是笃定，他说，“我自然会护好他。”

崇应彪冷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他现在不仅觉得殷郊愚蠢，连带着也觉得姬发愚蠢——风雨骤起，殷郊现如今的命和位置，已经不再是姬发保护得好或者保护不好那么简单。他同姬发擦肩而过，肩膀撞在姬发肩膀上，像是稚子向湖面抛出一颗石子，贸然沉湖后，又愤怒地扔出另一只石子，只是这次他已经不再期待泛起涟漪，而是一种恼然的报复。

他想，一对蠢货，怪不得如此情意绵绵。

因为王的宣称自焚，朝歌久违地焕发了生机，这生机体现在奴役民众建起一座高高的祭天台，朝歌忙碌地流淌起来，城池当中皆是死亡，汗水，血泪和哀嚎。

而当这座宏伟的祭天台搭成之日，便是殷寿的死期。

殷寿召来四方能士，试图为自己的末路探寻出一线生机。有一神仙唤姜子牙，同他的两位小友从昆仑山而来，为殷寿献上封神榜，封神榜开，即可召回殷寿的命。

可那道士却中途反悔了，牵着那只封神榜悠悠然逃跑，姬发同殷郊去追，却不知所向——

这是要他们去寻姬发和殷郊时候的说辞。

崇应彪跨上自己的黑马，一路奔驰，他心中格外急切，像是一只箭跟在他身后，逼着他不得不奋力前行。他想，得了封神榜，他就可以凭此平步青云的高升，而殷郊——只要找到殷郊，就能找到封神榜。

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内心含着一丝担忧——殷郊真的还活着吗？他为了他的父亲鞠躬尽瘁，愿以一己之命代替殷寿的命，为了封神榜把自己搞死了也有可能。来使说过，那道士身边守着的两个人，法力古怪高强。

他找了一天一夜，马儿尚且有铁靴，他的脚底却近乎磨出血泡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身影。路过一片深渊水潭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讨论，说，会不会这两个人都落到这沼泽水潭当中了？

他停了一下，让他们别再浪费时间，闭上嘴。他想，姬发，你说了你要保护好殷郊，这不会也是一句无稽之谈？

他为此更觉痛恨，他痛恨姬发的大话，痛恨殷郊的愚忠，甚至有那么一刻，他痛恨封神榜。

若是不存在，让殷寿安安静静上祭天台死去，不是很好么？

这种不忠之念宛如烈火一样灼烫了他的心头，却又像燎原之火一般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起来。

黎明，宗庙堂中，他看到了站立的姬发，和自己的父亲与其他伯侯。殷郊在庙堂后完好的藏着，沉沉睡去。额头上尚且有着被撞击的伤痕。

而姬发依然是满脸悲愤。

崇应彪不解地看着姬发，以为他是突然见到父亲，精神失调了，可随即，他就明白了，姬发到底是愤怒着什么。

他们的父亲，正在意图谋反。

在他来朝歌之前，他的心中就同父亲立下了一个契约。尽管这个契约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他已经被他的父亲抛弃，成为了一只为人鱼肉的诱饵，那么他希望至少，他的父亲不要亲手把他送入虎口当中，任由虎口吞下。

他一直以为，他的父亲虽然不爱他，虽然不在乎他，但是起码，不愿意亲手推动他去死。

他睁大着眼，看着眼前这个又陌生又熟悉的男人，他比之前老了很多，不再如记忆当中高大威武，额角和眼侧，生出了皱纹，和他在朝歌见过的很多老者很类，见到他父亲的第一眼，他差点有一种久违的落泪冲动，这落泪不是为了其他，只是因为他身为子天性中对父亲的不忍，他为他的父亲已老而震颤。

可是他的父亲呢？他的父亲见到他的眼神，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惊喜吗？他见到他的眼神，不过是如多年前一样，冷漠而厌烦。

就像他从来都不是北伯候的儿子一样。

他站在他父亲的面前，看着他冷然的眼，听着殷寿的话：“杀了你们的父亲，你们就可以取而代之。”

崇应彪握着剑，站在父亲面前，他看着他，他也看着他。

他能够读懂父亲眼中的含义：你不敢的。

太可笑了，这么多年没有相见，他的父亲还以为他是那个可以挟持的幼子，可以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哪怕死到临头——也如此坦然的鄙夷着他。

他从来都不爱你。

崇应彪看着父亲，一个声音很轻地对他这么说。

你的父亲总是要死的，无论是不是你杀的，他都是要死的。既然，北伯候可以为了自身的权力，放任他的儿子来到朝歌沦为质子，那么你又为什么不能为了成为北伯候，杀了你的父亲呢？

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。

那么多荒谬的道理，可是终究比不过，一个利字。你的父亲怎么对待的你，你学来了，父亲应该为你感到自豪，荣幸，不是吗？

崇应彪握紧了剑柄，抽出了剑，指向了男人，一步步走了过去。他在自己父亲的眼睛当中看到了恐惧，就像是突然发觉一个小兽，变成了一个无法掌控的怪物。

他突然觉得可笑——

竟然是此时此刻，他的父亲，才愿意真的看他一眼。

他俯下身，像是上千次无谓地杀死敌人一样，握住了他父亲的肩膀，学习着殷寿教给他们的持剑方式，对准了父亲的胸口。

没关系，不会有太多疼痛的。

他想。

他在杀人时，手一直都很稳。

他的宝剑贯穿透了鲜血，那温热的东西从他的剑柄当中淌出来，一点点将他的手掌心濡湿，他父亲的眼睛，是睁大的，像是一瞬间定格的死亡和恐惧。

那恐惧就像珠子一样，一直滚啊滚，滚到了他的心里，发出冷汀的响。

他得到手了，满手温热的血——

还有他梦寐以求的位置。

他的身体打过一阵冷意的颤抖，那颤抖几乎将他扼死。他想到殷郊的脸，还有冀州的月亮，那些他从未得到又得到过的东西，随即一颗雪，一如记忆一般滴落在他的脸上，将一切都打碎彻底。

他近乎是报复性的，充满恶意地看向姬发，恨不得将自己的眼神化成一只手，推着姬发拿起剑，也杀了自己的父亲——不止他一个做了这种事，在场的所有人，都逃不掉。

姬发的眼中满是泪水，他看着自己的父亲，崇应彪也看着姬昌，他想，过不了几刻，你也要死了。

然而，姬发转过身，跪拜了下来。

姬发说，我的父亲罪大恶极，不应如此死去。

姬发说，不如将他压入牢中，再做处置。

崇应彪的手几乎是立刻冷了，他看向殷寿，几乎是从未如饥似渴的，从未如此迫切的，希望殷寿将他的借口驳回来。

高大的男人在阴影中站着，过了片刻，冷笑出声。

他却同意了姬发的请求。

崇应彪的血从头到脚的凉了。

他想，凭什么？

凭什么他杀了自己的父亲，而姬发就不用杀了他的父亲？凭什么他的父亲死了，而姬发的父亲没死？凭什么姬发在他父亲死后，才为自己的父亲求饶？

他握着自己的剑，看向了姬昌。他握紧了剑，内心的杀念和戾气骤起。

他不仅想要杀了自己的父亲，还想要杀了别人的父亲。

然而，在殷寿的指示下，姬昌就这样被压了下去，推开宫门，只看到一片浩浩黑天，随即又被宫门压扁，压碎，咔嚓一声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Chapter 10

朝歌明明到了春天，还是一片冰冷。就如同他已然加官进爵，却还是觉得这厚重的勋章还不够一样。名利已得于手，崇应彪却还是觉得某个地方空落落的，手中除了粘腻的血腥感，居然再无其他握到手的感觉。

该畅快的，不是吗？

有个声音这么对他说。

崇应彪于是强迫自己笑，他一边想着父亲的死状，一边想着自己得到的一切，大笑出声。他笑了几下，就笑不出来了。

他脑子里回放着那天晚上的杀戮，剑上染的血和姬发为他父亲的求情一直闪现在他脑海中。

崇应彪还是无法遏制一种想法。

为什么姬昌活了下来，而他的父亲却死了？

当然，他的父亲该死，可是，可是。崇应彪想不出来其他话语来了，他想不明白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不甘是什么。他只是忍不住地诅咒，诅咒姬昌也一样死去，他的父亲有多么快速地死去，那么姬昌最好也多么快速的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解他心头不散的恨意。

他觉得姬发太幸运了，就像是得到了殷郊一样，他也暂时保住了他父亲的命，为什么上天这么不薄姬发？为什么？

为什么上天不能夺走姬发什么呢？

他不明白。

他抱着这样一腔内心的不知，不甘，恨意，痛苦，和面上的骄傲，顶着这沾满血的北伯候的身份，厮混在质子营中，去宫殿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不知道为何，他突然非常想要见殷郊一面，他想看一眼那张倨傲的，美丽的面容，好像看到那张脸本身就是一种慰藉，让他心中不散的痛苦消减一二。可是他心中的一角又十分明白，他做的事，对于殷郊那种蠢货来说，是大逆不道，不齿之罪。若是真的见到殷郊，殷郊又会怎么看待他？

这个念头让他犹如触及火焰一样，被烫了一下。

幸好殷郊因为伤，尚且还在沉睡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

他恍惚地想。

鹿台。

他带领质子们守在宫殿门口。殷寿驱赶了所有的宫女，与那个从冀州掳来的苏妲己厮混在一起。

一个女人从远处的宫门逐步走近鹿台，她衣着华贵，气质高雅，崇应彪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她是姜王后。

可是她没有带任何侍从，也没有守在她受伤的孩子身边，只是那样平静地站在他们面前，目光如一汪幽潭。崇应彪看着她，有些贪婪地想要从她身上看出一些殷郊的模样来。

他挡在了鹿台口，很轻地对姜王后说：“大王有令，不得让任何人进去。”

姜王后没有看他，她只是宁静地注视着鹿台，像是通过那高大的宫殿注视着自己的丈夫。

“我有要事要同他谈。”姜王后说。

崇应彪自然明白她口中的要事是什么，死掉的东伯候，是她的哥哥。

姜王后就如同一枚淋满了血的玉如意，她原本只是如同一只礼器一般高雅，可是现如今，这只礼器也随时可以掷碎伤人。

崇应彪让一个人去传话，又放下了剑，让姜王后进入鹿台。

他垂下眸子，随即看到姜王后走动时，袖间露出一柄利剑。

崇应彪的眼眸随即一紧缩，他死死盯向了那个背影，他心中有一点毛骨悚然的敬畏之意缓缓升起，他知道，今天绝不只是谈谈那么简单。

姜王后是抱着必死之意来的。

殷郊呢？殷郊知道这件事吗？

不对，他一定是还沉睡着，不然他绝不会让他的母亲独自前来。

崇应彪感受到冷意如同细小的蛇一样在他的身上蠕动，伴随而来的，是一种无法遏制的狂喜。

如果姜王后今天死了，殷郊会怎么样？

他会痛不欲生吗？还是恶他的父亲欲死呢？

想到殷郊醒来之后，可能会目睹到的惨状，想到殷郊到时候那张悲痛的脸，崇应彪突然间感觉，十分痛快。

他抬起头，望向苍天，恍恍惚想，老天爷，我的诅咒，你终于听到了吗？不止我一个人要失去，殷郊也要失去了。

夜更滴漏了三下，像是凄苦的几声催促，随即，夜色更加冰冷起来。直到后半夜，姜王后也没有从鹿台当中出来。

凌晨，他看见几个宫人从鹿台中匆匆忙出来，他们手中还抬着一个卷起的帘席，一缕长发从卷帘中落下来，像是一抹水草，还在往下滴着水。崇应彪拦住了那些人：“你们是要去哪？”

为首的宫人没有反应，后面的宫人说：“大王让我们把此物埋入宫前的树下。”

崇应彪皱起眉，他抬起手，掀开了卷帘，因为他的身份，无人敢阻拦他。

他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，瞳孔放大，死不瞑目，华美的饰物压在头发上，像是勾魂的器。她的脖颈上留着一道很深的血洞，血依然止了，凝滞在了苍白的颈。

是姜王后。

“北伯候。”宫人有礼的催促道，“我们该走了。”

崇应彪感觉自己想要说些什么，他张了张嘴，却又挤不出一个字。

“北伯候。”宫人继续催促，他冰冷的声音格外烦人。

崇应彪看了几眼，还是放下了卷帘。他说：“滚吧。”

宫人匆匆走了，他身后同样看到人脸的质子们都陷入了沉默和震惊，气氛越发的压抑起来。

崇应彪终于听到自己发出了声音：“之后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。”

无人敢应声。

说出去，说给谁，说什么？

姜王后的死一定会被所有人知道，只是，她是怎么死的，自缢，还是被谁杀死？如果是被别人杀死，那么那个人又是谁？

殷郊会知道吗？他醒来，知道他母亲的死讯，会怎么样？崇应彪突然发现自己内心当中刚刚以为的狂喜，却没有那么多。上了千钧锁一样，格外沉重了起来。

人总是要死的。

可却不应该死的那样……悲凉。

另一道声音问他，那你的父亲呢？你的父亲死于自己儿子的手下，就是天经地义吗？

崇应彪的手冰冷起来。

那道声音嘲弄他，你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不忠不孝，违背人伦的人，居然还有心思平白地对他有怜悯之心。崇应彪，你这个蠢货。

哪怕是千万种惨痛和悲哀，那也是殷郊和姬发咎由自取。

崇应彪心中另一道声音却喃喃，不，不对，姬发固然死有应得，可是殷郊呢？殷郊何错之有？他固然是一个忠直的蠢货，可他不应被如此——

那声音打断他的自语，说，还在固执吗？崇应彪？殷郊生而为王子，天潢贵胄，若不是你作为被抛弃的棋子扔到这里，你可否能触及他一分一寸？他享供奉，享太子之位，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注定是要经历这些惨痛之事，不然，凭什么登上高位？

你可怜他，谁可怜你呢？殷郊知道你杀了你父亲，又会怎么看你呢？

那声音又轻笑着：我差点忘了，崇应彪，他从未正眼看过你一眼。

崇应彪闭上了眼，他的手握着剑柄，几乎要将上面的每一寸花纹刻入自己的骨髓。那嘲讽在他心中挥之不去，他的牙死死咬着，几乎要将嘴唇咬出一道血痕出来。

随即，他终于笑了。

不是强迫自己的笑，而是真情实感地浮上了一点笑意。

他想。

是啊。

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报应终于来了。

殷郊杀来鹿台的时候是一个深夜。

那个时候，崇应彪很不巧地，正在王宫的他处值守，这些日来，他每一日都在等待殷郊醒来，他想着殷郊会怎么做，是会来找他的父亲哭诉痛陈，还是就此心灰意冷，恨不得自刎以慰母亲。

然而，他没有想到殷郊突然醒了，并拿着一把剑，披头散发地闯入了鹿台。

当宫人来向他们传报信息，说殷郊试图杀了苏妲己，甚至试图弑父的时候，崇应彪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血液都停滞了一秒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，欣慰，喜悦，嘲讽……？他只是提着剑，近乎迫切地去了鹿台，他从宫人那里得知，当时是姬发在值守的时候，又心中一冷。

姬发绝不会抓住殷郊。

所以他要抓住他。他要亲手剥下殷郊那身华美的太子袍，作为自己进一步高升的长毯。

他以不可思议地速度冲去了鹿台，可是在一角，却只看到了颓然倒地的姬发，他手中持着鬼候剑，血沾满了全身，殷郊已经不翼而飞。

“他跑了。”姬发如此不疑地说。

可崇应彪只是看着姬发，他知道绝不会这么简单，以姬发和殷郊的关系来说，甚至很有可能，是姬发将殷郊放走的。

他说不清楚自己是失落，还是松了口气，不过，他也没有继续去追殷郊了，只是低下身，拿起了那把鬼候剑，那把挂在殷郊腰间许久，被他觊觎许久的宝剑。他想象着殷郊将这把剑握在手中的样子，一边回想，一边像是全然将这把剑视为己有一般，擦去了上面粘热的血，牢牢地握进了自己手中。他的手和记忆中殷郊的手重合。

姬发无力阻止他，也没法阻止他。

Chapter 11

殷郊不知流落到了何处，满城搜了三天，依然不见任何人影，殷寿一方面让崇应彪他们加紧去寻找，一方面让人将王后寝宫当中的东西全部扔出去，这座布满血的王宫，等待着一位新王后的到来。

那天，崇应彪路过姜王后的寝宫时，停留了几刻，随即走了进去，他看到不断有宫人进进出出，手中捧着旧日的器物。崇应彪的目光往前落去，寝宫门口的梨树已经全然凋谢了，只剩下枯黄的花瓣残卷着，梨花树下，泥土上一片血色的润泽。

崇应彪的目光停在了那里。

他叫住了一个捧着器物出去的宫人：“为什么那里一片鲜血？”

宫人低着头，沉默了几秒，回答道：“奴也不知道。”

崇应彪知道她绝对不是不知道，因为他眼熟这张脸，她是姜王后身边亲近的人。崇应彪大概能想来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了，为什么殷郊会突然间如此笃定地夜闯鹿台。

他原本以为那尸首只是埋在某个不知名的宫殿门口，现在看来，殷寿比他想象中还要更狠，更憎恶殷郊。

他又看向了那宫人：“你怀中抱的是什么？”

宫人道：“是姜王后和……前太子常用的琴，大王让我们拿去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砸掉。”

崇应彪抬起手，揭开了包裹着琴身的丝布，露出上好光洁的木身和银丝一般的琴弦来，他认得这只琴，他第一次见到殷郊时，他就是用其抚琴。

崇应彪盯着那琴，几刻之后道：“把这只琴给我吧。”

“可——”宫人犹疑间，对上崇应彪的眼睛，又不说话了。她上前一步，将琴给了崇应彪。

她低声道：“望您能让这琴归于主人。”

崇应彪没有说话，内心只是冷笑，他打算将这只琴拿去劈掉当柴火烧，这宫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痴心妄想。

他最终将琴放于自己的营帐中。

他试着拨了拨那琴弦，琴声紧涩，完全不如往日的流水潺潺一般的动听，他的指尖压在琴弦上，过了一会儿就疼痛不堪。崇应彪想，原来之前的那个殷郊并不如他心中那么娇气。

他连这样的痛楚都能忍得。

他将那只琴放在了悬挂起的鬼候剑下，有那么几瞬，会有一种琴剑相合之感。

当然，这样感受转瞬即逝，他更多感受到的是焦躁和恼怒——殷郊现如今到底在哪？他几乎翻遍了朝歌的每一个角落，可是还不见那个人一丝一毫的影子。他知道殷郊的个性，不为自己的母亲报仇，他绝不会潜逃离开。

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天姬发放走了他之后，又藏起了他。

他堵在了姬发身前——姬发刚刚养好伤，又常去牢狱中探访他的父亲，近日不仅没有去王

宫值守，甚至连质子营当中都不多见。

他拿出了那把鬼候剑，炫耀一般地将他显露在姬发面前，拦住了姬发的去路，他要向姬发显示，他已经全然成为了这把鬼候剑的主人，就像那日他在姬发面前完全地得到了殷郊一样，姬发只能看着，没法阻止。

“你把殷郊藏去哪里了？”他问姬发，“是马棚，营房？”他嘲讽地笑了笑，拍了拍姬发的脸，“还是粪坑啊？”

姬发看着他，他脸上的恼怒显露无疑，他没法忍受别人对殷郊的侮辱，尤其这个人还是崇应彪。姬发没给他反应的机会，一个头槌就砸了过来。

崇应彪爬起来，内心没由来的熊熊怒火燃烧。

凭什么姬发此时此刻还能全然好的同殷郊如一人般？

他又凭什么替殷郊砸下这一头槌？

剑拔弩张之际，一个人拿着一只弓抵住了他，他听到了姬发的那句“哥哥”，他愣了几秒，随即明白此人到底是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。

是为了他的父亲。

他突然觉得很没意思。想到那两个字就像是触碰到什么发脓的伤口一样，让他陡然一痛，随即就失去了很多争辩的力气。他悻悻地走了。

崇应彪继续去找殷郊，只有寻找殷郊的时候，他才能暂时忘记他父亲的死和很多东西，但是找到殷郊后呢？得到他想要的名利，然后一手送殷郊去死？

他为这个念想抖了一下，突然又觉得没什么了。

为什么不行呢？既然他能送他的父亲去死，那为什么殷郊又不能为他死一死呢？

他这么想的时候，营帐外雷声震动，朝歌又降下了一场大雨。

大雨连绵了两日，勉强转为阴天。帝辛和新王后妲己的婚礼推迟了一日，终于在这一阴日于城外的宗庙举办。少时，有人在质子营传来一个消息，宗庙当中燃起了一场熊熊烈火，不过当他们试图前往的时候，携美人回到寝宫的帝辛阻止了他们的动作，只是任由那场火没由来地燃烧下去，似乎是乐见其成，那摆放着他列宗列宗排位的高庙，化为一堆虚无的灰烬。

累累阴云落于高空，只憋了那么半天，似乎也看不下那惨烈的面貌，终于在下午落下一场大雨，将那似乎无知无尽的火浇淋熄灭。

崇应彪发现了一件事，尽管殷寿和妲己回到了寝宫，可是姬发却突如其来的消失了，而王宫中，并没有死人的传令。

有人看着这场雨，突然道：“不对啊——”

他嗫嚅道：“国师比干不应该还在那宗庙当中吗？”

雷声再一次响彻了天空。

在那日的傍晚，崇应彪收到了一个传令，要他进入皇宫。殷寿要亲自见他一面。

崇应彪配好了那把鬼候剑，步履匆忙，进入了鹿台。

在刚踏进鹿台的瞬间，崇应彪的瞳孔陡然紧缩。

妲己跨坐在殷寿的王位上，漆黑的长发一捧落下来，随着动作轻轻抖动着，像是床榻之间翻飞颤动的锦绸，苍白的手紧紧搂着殷寿。而殷寿面容也一派畅意，仿佛对走进的崇应彪视若无睹。

崇应彪跪在了大殿上，冷汗一点点泌出，从他的鼻尖落在鬼候剑剑柄上。

滴答。

“我要给你一个恩典。”

这是殷寿开口说的第一句话。

崇应彪的额头落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他觉得这个王疯了。

“殷郊现在就锁在大牢当中。”殷寿说。

崇应彪的手指轻轻颤了一下，他明白，自己在听到比干已死时那一刻的猜测已经全然落为真实。

“这个逆子。”殷寿说，“在鹿台试图弑父，又同比干联合，躲去了宗庙，试图杀了我的爱妃——”

殷寿笑了笑，“幸好！列祖列宗见证保佑，我和美人的命保住了，而比干负罪而死，殷郊也被我抓了回来。”他缓缓道：“崇应彪，抬起头来。”

崇应彪闻言，抬起头，隔着妲己那一头雾一样的鬼魅长发，看向了殷寿，殷寿目光沉沉，看着他。

“崇应彪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一个质子。我要你做的事，你应该可以做到吧？”

崇应彪开口道：“但凭大王吩咐。”

殷寿笑道：“我要你，替我去见殷郊一面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不知道大王要我替您向殷郊传什么话。”

殷寿冷笑：“我早就对他无话可说。”殷寿道，“你和他往日交往甚笃，我相信你恐怕对他有千言万语要说，所以，你去见他一面，交代完该说的话。”

殷寿将一个过路符扔了下来，掷在崇应彪面前，冰凉的响声，又滚起一圈冷意。

殷寿唇角的笑意凉如冰窟。

“他就该上路了。”

崇应彪注视着殷寿，过了片刻，他对殷寿到底作何想已经心知肚明。

殷郊千方百计想要瞒着他父亲的事，殷寿早就知道了，不仅心知肚明，甚至，还在推波助澜。连殷郊临死前，也不想放过他。

崇应彪将自己的额头牢牢贴在冰凉的玉砖上。他即觉得凉薄得可怖，又觉得悲哀得可笑。

不过，更多的，是难以遏制的，躁动。

——“谢大王恩典。”

他一字一句道。

Chapter 12

他站在牢门外，琴在脚下，人在牢中。

他从未见过殷郊这么狼狈的样子，散了一头发，垂着头，像是围困死前的兽，他紧紧闭着眼，睫毛像是枯草，嘴唇干裂着。他的四肢都被上了镣铐，与那些罪奴并无二异。

他走了进去，给殷郊的脸上泼了一碗水，锁铐下的人抖了抖，像是从梦中惊醒一样，眼睑颤了颤，抬起来，对上了崇应彪的视线。

尽管外表如此落魄不堪，殷郊抬起眼睛时，看过来的眼神也依然是不可逼近的。

崇应彪看着殷郊，对他很缓慢地流露出一丝笑意：“真没想到，会见到你这种样子。”

殷郊那能点燃一切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又静又慢，他的唇抿着，一言不发。崇应彪低下头：“没认出我吗？殷郊。”

殷郊终于缓缓垂下眼眸去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

崇应彪笑道：“不然你以为是谁？姬发吗？”

看殷郊还是不理他，崇应彪感觉到内心的怒意一点点燃起，他捏起殷郊的下巴，逼着殷郊抬头看他，只是他不能将手指插入殷郊的眼眶，将那漂亮的眼珠拧向自己。

崇应彪说：“你瞧，你沦为阶下囚，明日将死，他不来看你一眼，你们的情爱，稀薄得如此可怜。”

殷郊终于开了口：“你说够了吗？”

崇应彪捏着他下颌的手一点点握紧，他说：“这就不耐烦了？殷郊？我还没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事。”他声音低哑，“我们还有一整个夜晚。”

殷郊抬起眼珠看他，目光定定：“你真恶心。”

崇应彪笑了。

“我恶心？”他拍了拍殷郊的脸，目光暧昧地逼近过去，“你猜，是谁让我来‘陪’你的？”

他看着殷郊逐渐涣散发红的眼：“当然是你的好父亲，亲口下令。”

“殷寿——”殷郊张开唇，停了几刻，几乎要用牙齿将这个名字撕碎。他喃喃几声，突然间，他笑了出来，像是全然被逼进了痛苦的死角。

他一边笑，一边哑声诅咒：“你罔顾人伦，不知廉耻，根本不配活着——”

他看着殷郊脸上的表情，一动不动。纵使殷郊之前贵为太子，又如何？纵使殷郊不用背井离乡，成为一个弃子，又如何？他现在也不过是沦为了这般田地。

和他一样，是个被父亲放弃的人。

只是自己已经明白了自己父亲的可耻，而殷郊却到此时此刻，才明白一切。

他高高在上看着殷郊，看着他痛苦的眼睛，终于感觉内心的痛苦消解了一些。

他说：“殷郊，我们好歹兄弟一场。”他说到“兄弟”这个字眼的时候，故意暧昧不清。

他放开殷郊的下颌，抱过来那只琴，殷郊原本悲怒的目光在看到那只五弦琴是僵住了，只是全然发直，被那只琴吸引了过去。

崇应彪抱着那只琴，走到他面前：“你为我弹一首曲子。”他定定地看着殷郊，“我放过你。”

殷郊的目光从琴上缓缓抬起，落在崇应彪身上。

崇应彪静静看着他，等着他点头。

殷郊终于有所动作。他道：“我母亲的琴，不是为了你这种人弹的。”

崇应彪的手僵住了，他说：“我这种人？”他死死盯着殷郊的眼睛，笑意全无，他问，“哪种人？”

“当然是，”殷郊一字一句都十分清晰，“像殷寿那样不知廉耻，违背人伦的人。”

他的手变得格外冰冷。他看了殷郊两眼，突然间又笑了：“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果真不愿意弹？”

殷郊看着崇应彪，格外坚定地摇了摇头。

崇应彪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曾经让他触不可及的，高高在上的人，哪怕到了现如今的田地，也不肯放下他的高傲，顾虑他一丝一毫。

他总是这样。

他抬起手，抽出腰间的鬼候剑，锋利的剑刃抵上了殷郊的脖颈，他问殷郊：“你弹不弹？”

殷郊摇头。

剑刃抵出一丝血痕，他又问殷郊，可是殷郊还是用那样鄙夷的，甘愿一死的眼神看他。

崇应彪唇角的笑意不断加深，他放下了剑，抱起了那只琴，他的手指在那轻巧的弦上拨弄了几下，像是一种爱怜。随即，他抬起鬼候剑，将剑刃抵在了琴弦上。

他看向囚者，含笑又问殷郊：“殷郊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弹还是不弹这只琴？”

他成功地看到殷郊红了眼眶，殷郊的目光死死落在刀刃和琴弦之间，恨不得以自己的肉身作为抵挡，眼泪从他的眼角掉下来。可他还是死死抵着唇，没有说出一个字。

崇应彪挥起剑，没有任何犹豫地，割断了一根。

崇应彪说：“你开口求我，我就停下来。”崇应彪继续说，“只是这次，就不只是弹琴那么简单了。”

他的剑刃抵在了第二根。

殷郊依然没有开口。

于是一直割到了第三根，第四根。

——直到最后一根。

那银丝一样的线被刀刃震了一下，发出仄仄琴鸣。这是这只弹出无数美妙曲子的古琴，发出的最后一道绝响。

崇应彪停下了剑，看向了殷郊，他脸上已经满是泪痕，下唇已经被他咬得满是血迹，胸口

激烈地起伏着，像是下一刻，就要窒息至死。

崇应彪想，一切都是因果报应。似乎从他见到殷郊的第一眼，看到他抚弄出朗朗琴声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注定要在殷郊面前毁了这把琴。

他看着殷郊，心想，你不应该来到质子营，不应该爱上姬发，不应该对你的父亲忠贞不疑。

他还想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让我遇见你。

崇应彪的手指触及到殷郊的眼泪，他道：“哭什么？既然你不愿意弹这把琴，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”他的手指往下划过去，落在殷郊的唇上，笑道，“这一切，不都是太子殿下你，求来的吗？”

殷郊发红的眼死死盯着他，像是恨不得生吞下他的血肉，那样刺目的恨意，却让崇应彪奇异地变得痛快了起来。

可下一刻，殷郊就死死咬住了他的手指，他的牙齿磨在崇应彪的指节，似乎要生生将他那根手指咬断。

崇应彪另一只手捏住了他的下颌，几乎要将那只下颌掰断，也依然取不出自己的手指，殷郊完全看起来就是疯魔了的样子。

崇应彪任由殷郊去咬，他掐着殷郊的腿，将他的臀瓣分开，没有套弄几下，就直接任由挺硬的阴茎禽了进去，倒不像是一场性事了，而像是一场折磨。

他忍着手指间的疼痛，阴茎往殷郊的身体里发了狠得禽，有那么几刻，他甚至希望自己肉身成为了一把剑，将殷郊的肉身全然劈裂，这样他就可以将自己的手伸向殷郊的心，将那物全然抓到手里。殷郊失去了伤人的嘴，失去了刺人的眼，失去了夺目的面容，只剩下一颗热腾腾的跳动的心，不是很好么？至少那个时候，他就全然属于他了。

他的禽干让殷郊的浑身都在发烫发抖，殷郊的内里紧得要命，崇应彪被他夹磨得疼痛，可是想到殷郊的痛要比他多上数十倍，他就畅快起来。

殷郊被顶得眼下一片通红，嗓子当中发出点模糊的哼声，像是被握在手中濒死的鸟发出的一点嚎叫。他的齿冠终于松了一些，崇应彪使了力，掰开了他的下颌，终于将自己血肉模糊的手指从殷郊的口中抽出来。他刚抽出手，就被一道带着血的唾沫啐到了脸上。

他用那只带着血的手擦去了自己脸上的唾液，随即高抬起了手，在殷郊的脸上狠命落下一耳光，那一耳光让殷郊的头砸在了地上，发出闷痛的钝响，一时间闭着眼睛，像是死了一样。

崇应彪又笑了，痛吗？很痛吧？

他已经不愿意再去问了，因为不会有答案，他反而更加狠命地禽上了那个曾经让殷郊快乐的点，逼得殷郊的嗓子间发出闷哼，作为还存活在这世间的回答。

崇应彪强行逼着殷郊翻过身，以一种跪伏的姿势将额头抵在地上，他完好的那只手紧紧握着殷郊的两只手腕，像是锁住了一个女奴一样，从身后又深又重地干了进去，捅个彻底。

他一边禽，一边在殷郊耳边道：“你不是喜欢姬发吗？你不是爱戴你父亲吗？我成全你，殷郊，你看不清我的脸，就当是他们俩禽你的，怎么样？”

他带着血和唾液的手指抠挖进被阴茎撑满的穴口，像是故意折磨一样掐揉着那里敏感的穴肉，他问：“怎么样，爽吗？是不是很爽？”

殷郊的后背因为疼痛和快感极力起伏着，他试图挣脱崇应彪的手，却又被禽进他身体当中的阴茎顶得失去了力气，他低着头，先是喘息，随即又被过度激烈的禽弄干得发出了啜泣，他一开始还想着极力忍耐，可是崇应彪听到他发出的细小颤音，就像是狗捕捉到了骨头一样越发用力。

殷郊的喘息和呻吟变了调，变成了哭叫，他每哭着哽咽一下，崇应彪就禽得更深了一分。

“崇应彪。”他听到身下的男人这样从疼痛中挤出字眼。

“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”

崇应彪笑了，他将一个吻咬在殷郊的后颈上，他曾经可以从他的发间闻到桂花的香味，现在只能嗅到一片血腥和虚无。他干他，像是一只公狗标记着自己的母狗，下贱不堪，只剩下欲望和疼痛。

“我等着。”他在他耳边一字一句道。

“你千万不要放过我。”

Chapter 13

天色风起云涌，由原本的墨色变得一点点亮了起来，他低下头，看了一眼殷郊，他紧紧闭着眼，已经在无止尽的抵弄当中失去了最后一点神思，脸上的泪痕已经干涸。殷郊的命，也到了尽头。

而当太阳真正到来的时候，剩下的不过是一个断了弦的琴和一个失去头颅的躯壳。

有那么一刻，崇应彪想过带着殷郊离开这座牢笼，他可以骑着那只曾经对殷郊不驯的马，在黎明当中杀出一条血路，他们可能会逃出去，也可能会一起死掉，那么更好。

可是随即这个想法就像是一擦逐渐熄灭的焰火，被他全然掐灭。

他知道哪怕他做了殷郊也不会不在乎，或者说只觉得恶心，而他也不那么在乎了，就像是他曾经无数次提醒过自己的那样，所有人都会死。

殷郊只是会比他死得早一点而已。

他将手插进殷郊的发间，想要叫醒他，最后多同殷郊说一句话，可是又觉得没有任何一点意义。能说什么？该说什么？

说，我的父亲一直以来，都将我这个儿子弃如敝屣，他没有将我当作他的儿子，那我自然不会将他当做我的父亲，我杀他，杀得只是他，只是北伯候，而不是我的父亲，我没有错。

说，我一直以来，都想要讨你的高兴。那天抢了你的马逼着它狂奔一通后，第二日为它洗干净马鞍，换上新草的是我，不是姬发。那天晚上，我去你的营帐，我的怀中揣着一只药瓶，想要问你一句脸上的伤痛不痛，可是那只药瓶最终被我砸碎在了冀北的营地，化成了一层地上的薄冰。今天来，我真的只是想要给你这只琴，要你为我弹我当日初见你时的曲子。

还是说，我一直以来，都恨着你。你沦落到今日，真是苍天有眼，罪有应得？

说什么或许都会后悔，所以他决定什么都不说了。

崇应彪离开了那座牢狱。

朝歌一片阴云密布，似乎苍天看不下父子相残的一幕，遮起了眼。

崇应彪站在高台下，看着殷郊被当做罪奴模样提上来，他的状况差得要命，似乎是发起了高烧，连行动也格外迟缓，几乎是被人当做了案板上的肉提上了断头台。

远处，殷寿的脸遥遥掩在他凝重平静的表情下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悲哀，愤怒，还是……快意？

崇应彪又想到了那个近乎低语的诅咒：“殷寿必将死于血亲之手。”

可是，目前要被血亲一手逼死的，变成了殷郊。

崇应彪想，朗朗苍天，报应不爽。

可究竟什么又是报应？

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报应，上断头台的或许应该是他和殷寿。

这一抹想法也像烛火一样摇摇欲坠地熄灭了。

他看到远处有一个人骑马奔了过来，随即姬发下了马，他的手中提着一只包裹，底层沉甸甸地积着血意。

那是姬发父亲的项上人头。

崇应彪几乎是快意和嫉妒地看着这一切，他想，姬发，任由你再怎么保护你的父亲和殷郊，最终还不过是屈从于殷商和自己的美梦之下。

所有人都一样，为了得到什么，必须要舍弃什么。

他等待着姬发上前，作为对殷郊这块高洁的玉的最后一击。他果然看到姬发将自己父亲的人头献给殷寿的瞬间，殷郊像垂死的天鹅一样扬起了脖颈。他的目光冻得像一块冰，牢牢黏在姬发的身上，随即他将目光落向了殷寿。

这滩已经近死的湖水，终于被姬发这一块石头，激起了最后一层涟漪。

“殷寿！”

殷郊挣扎起来，铁链碰撞起来的声音像是碎玉一样的声响，似乎真的能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，冲上那高台，伸手掐死自己曾经敬爱的父亲。

他的身体却被镣铐锁住了，随即他的一切都静了下来，化作了眼角的一滴泪和死不瞑目的恨意。

“我死也不会放过你。”

湖水汹涌，殷寿站在桥上，不沾半毫。他只是平静地望过去，像是望着一只不通人话的野兽束手赴死。

斩刑官提起了斧头，在这最适合杀死一个王族和罪者的时刻劈向了跪在邢台上的殷郊，而终于在这时，出现了异动。

一把剑横在了殷寿的脖颈，姬发在殷寿身后。原本包裹着头颅的锦布倒了下来，只剩下一地的泥土。

有人高喊了一声：“西岐的兄弟们，救殷郊！”

崇应彪完全僵住了，他看向了高台，垂下头的殷郊突然抬起头，望向了姬发，他看不清殷郊脸上的表情，却只觉得那道身影像石头一样凝滞在了那里。崇应彪突然间明白了一件可笑的事，所有他曾经想过做的事，不过都由姬发做了出来而已。

他不是差人一步，而是从未做过。

他感受到了一种苦涩的嘲讽和冰冷的嫉恨，耳边又是殷寿的声音响起：“谁杀了殷郊，谁就是我的儿子——”

他拔出了剑，像是着了魔一样，又像是找到了真正的东西，他跳上高台，一连杀了四五个为这一号令而来的人和想要阻拦他的人，那把鬼候剑原本只是为了守护殷郊，现在却指向了殷郊的心脏。

他站在殷郊面前，风吹起殷郊披散的长发，几乎要擦在他的指节，他想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就这样和姬发离开，殷郊。

你死也要死在我的手中。

他盯着殷郊，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：“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很羡慕你。”他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譬如他从未告诉过殷郊的话，譬如他与他的父亲。

他还想说，既然你这么恨你的父亲，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同样恨我父亲的我呢？

可是殷郊一眼都没有看他。

他抓住了殷郊的下颌，殷郊的唇依然向下抵着，这双唇昨晚还被他折辱性地按向身下，牵扯着清淤和疼痛。他的双眼投向了其他地方，或许是看向姬发，或许是看向殷寿，始终没有看向他。

他不会理解的，哪怕他将一切话语都掏出来，抵在殷郊的耳边一字一句讲给他听，殷郊也只会认为那是一坨脏污透了的烂水烂泥，恶心至极。

他的手指停在殷郊的下颌，他说：“你一直都是这么高高在上。”当然，他的这句话，殷郊也是不会懂的。

他却终于抬头看他，却像是看着一个反贼，一条狗，却始终不是看向一个人。崇应彪的手几乎颤抖了一下，随即用一巴掌将那目光颠倒倾覆了过去，

他举起了那把鬼候剑。

他说：“兄弟，我送你一程——”

就像是他无数次告诫过自己那样，他的剑很稳，杀死一个人，不会有什么差错。

殷郊的血很烫，浇在手上和剑上，几乎要让他起了烧伤。

他恍惚想起，许多年前，年少的殷郊在王宫当中抚琴，他总是想着，什么时候能够再听到那乐声一次。可如今，琴上的每一根弦都被他割断，弹琴的人也被他杀死了。那样好的琴音，他其实从未听懂过。

不过他终于留住了殷郊。

殷郊不会被任何人带走了。

头颅滚落于地，崇应彪走了过去，捡起了那只依然睁着眼的脑袋，将那双眼睛对上了自己的，这是殷郊能看他的最后一眼了，当然这一眼并没有任何意义。崇应彪伸出手，血丝沾染在殷郊的面上，随即将他的眼睑一点点压低，阖上了眼。

他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，殷郊，若你的魂还未散去，就来锁我的命吧。

他在怔忡中，听到了有人惊呼的声音，一道声音骤然坠地，落进了城墙当下的鼓当中，他看向墙上，只剩下了姬发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手上的剑已然显出了一道血。

崇应彪的每一寸血脉都被鼓动了起来，一切都碎得干净，包括记忆当中的那一抹琴声。

他说：“殷寿已死，当以我为王。”

姬发面上一片震撼和悲痛，他吹响了口哨，唤来自己的马，一跃而上，绝尘而去，崇应彪在那群马当中鲜明地认出了殷郊的那匹马。

崇应彪像是惊醒了，又像是被激了一下，他骑上自己的马，告诉所有人，拦住姬发。

既然殷郊都已经死了，那么姬发和他的马怎么能不下去陪他？

这一个想法变成了他内心唯一的杀念，也长成了他近乎瘫软的身体当中唯一的脊柱。

他要杀了他。

Chapter 14

他追上姬发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，天色变得一片阴沉，云朵压了下来，几乎落在人的头顶上。马只几乎要被绊倒，他跳下自己的黑马，拖住了姬发的脚腕。姬发动弹不得，跌下马来。

崇应彪挥剑割向姬发的头颅，姬发一脚踹上崇应彪的手，伸手要来夺那把鬼候剑，被崇应彪闪过，剑刃割伤了姬发的手，血液顺着漆黑的剑身流淌下去，几乎要浸透剑鞘。

崇应彪笑道：“姬发，你和殷郊情深笃笃，可还辨认得出，这剑上哪一抹血是他的，哪一抹是你的，啊？”

姬发一言不发，只是眼中一点点绽出了血色，用另一只手挡住了崇应彪劈来的剑，膝盖抵上崇应彪的小腹，又是一副不要命的样子来抢夺崇应彪手中的利剑。尖锐的指甲抓紧皮肤，几乎要将其刺破，崇应彪从未见过姬发如此疯狂的神色，像是一簇火苗在快要燃尽前爆发出最旺盛的一股火。

“给我！”姬发的声音冷得像从地狱中爬出来的阎魔烈鬼。“把他的剑给我！”

崇应彪用力，将剑身一寸一寸抵进姬发的脖颈皮肤中，不断使力，妄图割断姬发的命脉筋骨，他咬着牙，几乎能尝到自己口腔当中的血腥味。

“我凭什么给你？”崇应彪道，怒意和没由来的悲痛冲上他的头顶，让他本来酸麻冰冷至极的手有了更大的气力，他说，“是我自己得来的——是我亲手拿过来的，我凭什么要给你？”

他一脚踹上姬发的膝盖骨，剑身压着姬发的剑身，逼着他的命越来越与死意接近。

崇应彪笑道：“你这个废物！你瞧瞧，你现在还做的了什么？”

“凭什么？”姬发咬着牙，抵着剑，青筋在他的额角弹跳，殷红的血从他的脖颈淌下来，几乎也要从他的眼角落下来，“你害他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怎么配拿这把剑？”

浑身上下的血像是立刻冰冷了下来，崇应彪道：“我害他？”他继续笑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害他，而不是助他呢？姬发，你可知道，昨晚临刑前夜，我们做了什么？”

姬发的瞳孔放大，崇应彪成功地看到姬发几乎要落下眼泪来。

“崇、应、彪。”姬发几乎是一字一句挤出了他的名字，“你千不该万不该这么折磨他。”

崇应彪的笑冷得至极，剑身进一步压入姬发的脖颈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这是折磨他？春宵一刻，我看他可是高兴得很——！”

他的小腹受到了一股大力，姬发从绝境中爆发一种极大的气力，剑身从上方劈下来，每一剑都带着必杀之意，崇应彪接连翻滚几下，险险躲过，却依然抵不过面上和腹间被划破了血口，恨痛交织，前者竟然压过了后者。

崇应彪起身，持剑横上，他的声音冰冷如雪：“这就是你的实力，姬发？为殷郊复仇，你有这个命吗？”他讽道，“从小到大，你就试图护着他，可你却一次都没有护住，姬发，为什么殷郊会看上你这个废物？”

他将剑压上姬发的肩胛骨，字字珠玑。姬发的面上一片疯狂绝望之色，字字喃喃：“我再怎么废物，也比你这个不知伦理，屠杀亲父，杀死殷郊的人好！”

崇应彪冷笑，他近死一般看着姬发：“你还觉得是我杀了殷郊？不，从来不是我，殷郊的死，你也有一份，你也害死了殷郊，懂吗？”

他越说越厉，剑锋急促，恍惚间，竟不知道是给谁说，是给姬发，还是他自己。

“殷郊他千错万错，贵人命薄，可你怎么也什么都做不到？为什么你救不了他？以前从我手中救不了他，现在他快死了，你还是救不了他。废物，你这个废物！你要让他痛不欲生，还不如让他就这么死了，死在我手里，也是一了百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姬发！”

剑劈上越来越薄的攻势，竟在大力之下，一剑挑飞了姬发的剑。

崇应彪看着姬发，一切话语终究化为一道冷笑：“瞧瞧你在这种丧家之犬的样子，哪怕我杀了他，你也没有任何反手之力，他死了，就终究是死了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脑子里中冰冷的某样东西像是突然融化了一样，那恨意不甘的眼神悠然在眼前，竟在此刻化作了刺中心头的一剑，漫长，而绵延的痛楚，像是血一样从胸口淌了出来。

原来殷郊真的被他亲手杀死了。

姬发的眼红得鲜明，只能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崇应彪笑道：“我闭嘴又有什么用？难道，他还能活过来？”

崇应彪抬起剑，看着姬发，看着殷郊那只愿双宿双飞的鸳鸯。不日之前，他还嫉妒着殷郊看向姬发的眼神，可是现在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所有微弱的，近乎异想天开的妄想，已随着人头落地，化作了不可能。

他笑着，又觉得这笑恐怕和哭没什么区别：“我今天就再做一次好人——想殷郊了吧？我就送你去见他。”

剑身从朗朗高空斩下去，崇应彪觉得这一剑绝不可能不中，可是兀得，他又从近乎洁白的宁静中察觉到一些微妙来。

那一秒，他突然想到了很久之前的事，他想到他们还在年幼训练时，几对几训练剑术，只是用的不是锋利的宝剑，而是木剑，那时他将姬发逼到了绝境，也已这样破喉的架势，劈下了一剑——

而那时姬发躲开了。

他看着姬发睁大的瞳孔，近乎不甘和痛恨的脸，一剑落下去，落了一个虚空，剑身插进了湿透的土壤中。

在姬发躲开那一剑后，有人从他身后刺中了他，他输了那场比武。

刺中他的那个人，是殷郊。

可殷郊已经死了，谁还能救他？

崇应彪试图拔出剑，再次向姬发刺去，可姬发一脚踢开了他的手，冲过去夺上了剑柄——

鬼侯剑从土壤中一寸寸抽出，带着主人干涸的鲜血，压上了喉咙，剑身插入喉管，一剑割喉。

崇应彪看着姬发抽出的剑和滴下来的血，脑子里突然变得很空很空，他依然是那样嘲讽地笑着，嘲讽着自己的死却也换不回殷郊的死，嘲讽着姬发近乎鲜明的恨意和痛楚。

他张开口，发不出声音，可他明白姬发看得懂他的口型：“可他终究还是死啦。”

姬发的双眼红得要命，几乎像是可供品味的美酒一般，让他生出一种最后的畅意。

手指捂上喉管，血止不进的淌出来，像是泉，像是涌流，无声无息，波涛汹涌。

殷郊被杀死的时候，痛吗？

崇应彪想，还是像他一样，宛如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，终于可以卸去全身力气，跌坐下去了呢？

他想要说一些什么，说一些从未说过的话留在这世间，可是终究什么话都没说，哪怕张开口，也全部是虚无沙哑的血液和碎裂的气泡。

他倒在了地上，人生走马灯一样从脑子里转了一圈。

恍惚之间，神识来到那年初见殷郊的时候，他依然是那样光风霁月，一尘不染的样子，披着发，对着五弦琴，似乎永远也无法抓到手心。他静静听着，听着，由那琴声安抚，由那琴声吸引，自觉无法靠近，终究无所动作。一个人上前，留在殷郊身旁，小声地问他：“这只曲子什么名字？”

而他的脚下生了根般站着，一动不动，殷郊抬起头，说了句什么，他听不清。

突然生出一种没由来的恶意和恨意来，他上前，推开那个人，那人愕然回头，是姬发的脸，而殷郊抬起头，竟化成了那日牢狱之中，绝望冰冷的神情，只一眼就让他逼退，崇应彪还是畏了，什么都没说出口。他强行抱起那只琴，没命的往前跑。

他跑过鹿台，跑出朝歌，跑到天涯海角，他与一切擦肩而过，树下弹琴的殷郊，训练场中骑马的殷郊，夜火中神色如焰的殷郊，生不如死的殷郊……什么都没留下来。

仓促停下来，崇应彪将琴放下来，渴求一般地望去。上面的弦，全部都断了。

没用了。

他愣了半晌。

不知何时，手中无意识地点一把火，一抹火攀上了琴，将上好的木烧得滋滋作响，越来越旺，越来越旺，又重回平静，最终化作一缕青烟。

他所有想说的话，他所有能找到的答案，都只在这让人烦躁不堪，晦气痛苦的一缕烟中了。那抹青烟袅袅消无，终归寂静。终究没有得到任何答案。

崇应彪躺倒在地面上，瞳孔逐渐涣散。

他想，殷郊，我来赔你了。

—完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